

肅宗大王實錄

第五十下

補闕第五十下

自辛卯八月至十二月

0230093
11658



230093

昭和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卯辛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下

八月朔戊午以尹德駿為刑曹判書尹星駿為大司諫林象德為獻納○已未
 流星出立星下入坤方○全羅道長城等邑地震○王世子行會講禮○領
 議政徐宗泰左議政金昌集請對宗泰曰甲山犯越人拘留者九人事當移咨
 押送而第即今查官等以為公江一帶荒絕有犯越之患欲看審地方僅得防
 塞今若以北路犯越事移咨則彼必以此執言更發看審之請若縱其拘留嚴
 勅放送則目前可以無事昌集曰以此移咨則果不無更發前請之慮而為此
 之慮專務姑息則日後之患難言押送似宜上從昌集言命移咨押送又以
 西關通行之路纔已防塞於查官不可由此路直送命拿來京中後入送○咸
 鏡觀察使李善溥馳啓言公江列邑民人五日一點雖出嚴防犯越之意廢農
 奔走其弊亦大備局請改以十日一點從之○叅覈使趙泰東馳啓昨到鳳城
 姑未會查而查官通官等以犯越時監司兵使之不為來待有所致責云初三
 日又封啓以為與查官開坐方欲會查以其社稷大祭相值還罷使初二日更
 會通官輩以監司兵使之不來多有索賂之舉云備局啓曰此蓋由於金士傑
 索賂之致當該監司兵使不可不急時下送于灣上以為觀勢進退之地前監

辛卯

司權梢時在韓山撥馬知委于道臣使給馬上送前兵使吳重周因他事被囚
依尹浚等例下送義州似宜灣上銀二三千兩使節略取用而亦當申飭切勿
輕開行賂之路從之○庚申初藥房副提調俞集一白上以嶺東嶺南進上
人參或有膠付以成者西北參則或爛烹柔軟劈而被之於桔梗等材誤服而
致敗者多矣私鑄銀錢猶且定以一罪况參貨尤重而又關人命造參者當論
以一罪上令廟堂稟處備局覆啓言論死太過膠付不精者封進官從重論
責進排人嚴刑造成人嚴刑二次邊遠定配西北參雜以他物者亦嚴刑定配
上從之○辛酉太白見已地是後屢見○壬戌憲府申前啓不允又新啓漕
運時船人輩或故敗或和水用奸之弊比比有之今夏羅州稅穀千餘石載來
船隻到泊於廣興倉底自本倉督令入庭而延拖累日終不卸下一夜間忽報
以船傾水入所泊處近岸波穩元非敵側之地船板完具亦無公然拆破之理
情狀盡露聽聞俱駭請船主及沙格色吏囚禁嚴訊依律科斷統制使趙爾重
政令一委偏裨營為惟在善事歲饌節筵雖是常餽而豐約惟視形勢今夏船
便敢將玩好之具多及搢紳之間或遺以鋪筵饌盒或遺以草櫃烟竹以作媚
悅之資請罷職不叙宣川府使全百祿即甲辰榜出身而榜目以年三十懸錄

以此計之今年當為七十七而詳聞則帳籍中實年乃六十七云科年實年之
相左事極可駭請拿問覈處外任下直其來已久慶尚監司李宜顯頃已陞辭
而籌司諸宰或見或不見時任大臣亦有不見云不可無規警之道請推考
上並從之只不允趙爾重事全百祿後因筵臣陳白命遞差右議政趙相愚又
以湖南嶺南兩方伯不為歷見事陳辭疏 上答以嶺伯因臺啓已施問備湖
伯一體推考以示警責之意○癸亥備邊司啓曰北漢行宮營建當在明春趁
此未寒先為開基似便令該曹推擇吉日從之後領相徐宗泰筵白請以戶工
判差下堂上自擇幹事郎廳董役 上從之命兩曹郎官擇差郎廳○甲子
上與 王世子謁太廟○叅覈使趙泰東封啓以為初二日開坐罪人等無變
辭而被殺人姓名輒稱不知查官等以為皇旨專出於查得被殺者與渭原北
門外作挈者姓名以為勘罪之計而罪人牢諱不言誠極泄鬱云金士傑處約
以千兩銀許給今則監兵使事庶可彌縫矣○丁卯以金始煥為司諫洪廷弼
為正言李宜晚為副校理林象德為吏曹正郎梁聖揆為獻納權傑為執義金
始慶為掌令○引見黃海觀察使李堦勉諭以遣之○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
議政徐宗泰以江原道酷被水灾請別樣蠲恤 上命被灾邑身役租賦各別

蠲減左議政金昌集曰渭原江界等邑因查官久留廢農奔走江邊邑田稅元
無上納之規而似當參酌蠲減 上亦從之禮曹參判金鎮圭曰芸閣所印
列聖誌狀中近來 累朝誌狀多所不載事當繼印宗泰曰 仁廟以後誌狀
多有嫌忌於彼國者故不為並載者此也鎮圭請只以進上及史閣所儲若干
件印出嚴禁私印使無煩傳 上從之亦令收拾佚文盡為補入○戊辰流星
出天中入西方○平安道成川府雨雹大如拳或如鳧卵人有被撲而死者○
王世子展謁永昭殿○參覈使趙泰東馳啓聞山東人孫大者呈狀訴寃于
查官而事係潛採李萬枝等即渭原人也所殺五名並皆指告渭原北門外作拏二
十八名中亦有現告者因此有瀋陽罪囚拿來之舉云○憲府申前啓不允趙
爾重姑先推考觀其緘辭而處之○壬申參覈使趙泰東馳啓初六日開坐始
許受監兵使病狀名錄初九日開坐捧地方官供辭查官送言以為查案略已
究竟而瀋陽罪囚拿來後似當有推問之舉參覈須姑留以待云○癸酉憲府
申前啓趙爾重啓又為添改措辭以為凡厥營為率是耗財而潤橐營中積儲
殆至空虛善事如彼封已如此姑施問備恐非當律答以勿煩○以權慄陞拜
承旨李緯為司諫金斗南為獻納李彥綱為工曹判書李世最為執義金宇杭

李彥綱為北漢行宮營建堂上○王世子謁敬寧殿○備局初因叅覈使狀啓平安前監司權愾前兵使吳重周並令徃待灣上重周先向西路愾自韓山來到城外備局又啓以日昨狀啓中監兵使聽候事似可寢止云權愾姑令留在京中吳重周亦使還來從之○甲戌判中樞府事李畬自驪州來到江上有病遣史官諭以調理入城畬以疾病少歇迎送羽衛於東郊後入城之意仰對○日前判中樞李頤命以良役變通事承詢問之命上劄言丁布之最便別具條目而先進勸戒之說略曰自古論為邦者莫不以節用愛民為第一項日儒臣請禁士夫之侈風其言是矣而此亦在聖明昭儉獎廉導率一世使士大夫恥華羨之服畏高明之室則下民自化於風草何待申飭而後止也古語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灾天下之事未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 殿下一昭儉而民弊可革侈風可變臣以節用為先者此也其目曰兩大臣及趙泰者所陳嚴飭外方搜括校生以下諸色冒漏以充逃故之代云者事不張大弊亦減歇而臣愚以為此非拔本塞源又非長久之利也一人二疋之役誠天下萬古之所無也名以軍而虐斂者亦天下萬古之所無也今以諸色冒漏能充其逃故則隣族之怨可以少紓於目前一人二疋之怨何時可已乎况前此朝家搜餘軍減

團卒以補逃故者曾亦有之而不出數年其弊自若設令今日果能搜補無餘
冒漏者之數恰當於逃故亦何可知也閑遊者被搜其可樂從乎謂之小變小
益則可也終未見其有實效也金宇杭朴權俱以戶布為主戶布之議其來已
久臣亦細思利害不無不便之端矣逐戶收布奸民將合二三為一戶戶縮則
布亦縮矣單丁之戶一疋則過矣欲分三等則當以二十口以上為上戶十口
以上為中戶其下為下戶多寡不能井均齊矣欲以貧富差等則亦難審定
矣三等俱一疋則不但無別必不足於經用矣中戶二疋上戶三疋則雖足於
經用三疋不已多乎柳鳳輝所陳良布一疋之說比身役布減其半名亦不賤
似若均齊無騷而但以即今應役良丁俱減一疋則常時二猶不足一疋必不
足於經用欲加斂良布於曾前閑遊之輩則國俗人多差等有士族焉有品官
焉有閑散焉有軍官校生焉未知限以何等方可適宜乎二說俱有窒碍正宜
商量臣則景以口錢為勝三代以後西漢最近於古高帝史稱其規模宏遠後
世之所可效者不其在是乎漢律民年十五至六十五為丁丁出賦錢一百二
十文自此歷代因之雖增損其數無不逐口以賦雖今清人亦有畝銀丁銀之
名遵用 皇朝舊制也逐口以賦雖不見於三代之文自漢以後天下行之成

丁者出賦老弱免焉其法極有條理有身者有賦無有差等以今日三者之議
參看則比身役二疋減其四之三比良布二疋又減其半比戶布無等戶不均
之弊且雖數十百口之戶奴婢以賤口而免獨良人以父子兄弟之同居而成
丁者賦焉計人家應賦者多不過六七丁依今軍役之法五免其一一家出賦
者無多漢法男女俱賦而國俗賤口之外婦人無役今不可出賦而出家則助
夫之賦是為一男一女各出六十文比漢又輕其外一男一女成丁則為力役
之人雖甚貧殘賣柴販屨猶可辦此矣然士族以下閑游之類各出無前之賦
必有怨言從前戶布之不成亶由此輩之激扇浮議耳其中稍識事理者以為
均是王民我何獨逸不以為怨曾畏軍役者雖有小費永無後患不以為怨獨
強梁無賴者以為怨此不猶愈於白骨黃口之怨乎一此法若行則其中亦多
有不可出賦者公私賤口忠臣孝子烈女及功臣嫡長宗親文武二品以上老
弱病廢流丐柳匠鮑尺及父母年八十者當番及長征軍卒俱當免賦矣一漢
時雖名以口錢今則似當改稱丁布成丁而出賦故謂之丁可賦以布故謂之
布蓋錢出於官而銅非國產不可每歲責出數百萬貫矣布則土產而出於民
一時可以多辦矣今使二人共納布一疋則合錢二百四十文是與近年定式

布一死代錢一兩五錢者相近同居二丁四丁合力共賦布一丁及三丁之一各賦錢單丁兩戶俱願共賦布許之松江沿海作米依軍布之例以餉宿衛軍卒如是可無窘碍矣一此法如可行則當申飭京外更嚴漏籍之律而良民若知其役之當歇雖不嚴當自首矣又復行從母役之法使良口增多可以久行無弊矣一此法如可行則當先取今式年帳籍計其男丁十五以上六十以下除其當免賦役者又查本兵三軍門諸各司外方監兵統水防營各鎮堡凡以身布為用度者裁量多寡各存贏餘定其恒式以其摠數較諸丁布當納之數以觀其足不足別設一衙門如惠廳勾管其分派出入除出船馬價於元數如大同上納之例每年如有餘數別為儲蓄以備水旱兵革不時之用蓄積滋多依西漢故事時蠲其賦乞為便益一此法如可行則兵制不可不變即今禁御兩營雖盡數上番通訓局不過為五六千人宿衛之單弱可為寒心今合騎步兵三軍門戶保精選丁壯三十萬分隸於軍門每番合徵萬人可無單弱之虞矣漕水軍外騎步兵東伍新選等諸色有兵名者及各邑保人有身役者一併罷之選軍三十萬內上番者免其年之賦其餘並減三之一三人共一布比開丁則稍輕比上番者則有別矣唐杜牧之論兵曰莫善於番上莫不善於長征

今若精選外方精壯則訓局兵亦宜漸次變為番上之卒以除長征之弊矣選軍之不上番者則令各道兵使無事則春秋操鍊有事則領率勤王大略如斯節目則當事者當熟講審定今不必細論一古者兵寓於農後世農養其兵兵衛其農今則養兵之具專靠於丁布或不無不足之患昔太公封於齊以魚鹽富強於天下我國三陲際海魚鹽之利不為不多而壬辰亂後諸官各司及勢家土豪分占島嶼各稅漁場私擅其利此亦歷代之所未有也今宜盡歸大農以助養兵亦為便益一此法之行怨者少而悅者多蓋強族不敢獨漏下戶不至偏苦其取財也寡賦役也均法至簡而利息博且有田者此有稅有身者此有布民有一定之役國有常賦之財闕丁有餘而閭士自倍民役既減而國用自足矣其下又以為我國良役身布其初制法必不如是此係國之大政當載實錄若能並考源委通變之際可有資益矣仍請移安江都實錄於史館令謄出一本藏于本館或北漢以為後日易考之地先令考出軍國法制之沿革如上數件事者分類作卷啓下備局 上答以縷縷劄陳可見憂國之忱令廟堂稟處至是右議政趙相愚又劄論其不便曰臣愚竊以為此法惟當行之於古不當行之於今何者我國規模名分為重徵布之法納錢之規只及於平民不

及於士族今已累百年况以前事言之曾於太宗朝麗季戶布之法特命停罷聖意所在槩可以想矣今若泛論其弊則誠為偏重而不均徐究其實則上下之尚能維持綱紀之猶不甚亂未必不由於士族之無此患也况今人心世道日趨於莫可收拾之域而不量時勢猝翔新法或布或錢混徵於曾前無役之士族則必將魚駭鳥散所在鼎沸至於當納不納十分催督之時不得已拘囚鞭扑與庶民無別則有識之士猶或奉令而間有強梗不率之徒不思親上之義徒懷怨國之心註誤百姓煽動一方則將無善後之策而必有噬臍之悔莫如申明舊法釐正雜役廣搜良丁之為愈也宜令備局堂上掌其事細考京兆版籍騰出諸色役名以為憑准之地移關諸道使之一一騰報如有不以實報者從其多少別據論罰守宰之差遣也必擇其剛明可辦事者察奸民詐偽之迹杜猾吏受賕之路方便搜討一切簽補或有不能舉職者亦計闕額之數輒施編配之律果能如此則國無大更張之舉民無大驚擾之患侵徵隣族之弊從此可祛上又以劄陳之事出於為國深思誠甚得宜為答令廟堂稟處時上銳意欲革良役之弊而廟謨分裂各主所見至今十數年尚未能發一令施一策識者恨之○乙亥平安道寧遠地下雪○叅覈使趙泰東馳啓十二

日開坐諸查官以為搃管進熱河躬陳查事首末皇帝謂既已查明不必更查前後查官並令回來何騰示內閣啓奏臣問曰皇旨如此今番會查作一不用之案耶答曰當以今番別有新案之意陳稟如有並奏之命則前後案當一時並呈查官又言搃管陳奏李萬建等四兄弟及李先儀等皆謂原殺之人也三兄弟俱有老父母而並將就戮之狀皇上有惻然之意右人等父母姓名年歲搃管使之詳細書來仍請臣錄示蓋聞查官等回過渭原時萬建父承允泣訴於路次諸查官莫不矜傷到今搃管有此口陳云查官所言如此故李萬建兄弟李先儀兄弟罪名輕重有病無病及其父母名字年歲區別書給主事河順示搃管私書於譯官曰皇上問搃管以久處朝鮮境內光景何似對以國王小心謹慎臣下有和氣譯官又聞通官之言搃管躬陳滿浦以上江路難通之狀皇帝答曰然則置之云既有所聞敢此附陳查官禮單今番則並領受臣十三日出柵還程矣○丙子 上幸康陵先謁泰陵遂詣康陵展拜設帷帳遮丁字閣乘小輿詣幕次○丁丑以權忤為執義李世最為副應教○憲府論昨日大駕還宮時留都百官例有祗迎而未及預先齊到以致班列稀疎老病外不參人負摘發推考下人囚禁科罪從之○諫院論關東水災振古所無他道被災亦皆

孔酷而該曹年分事目之磨勘在於灾報未到之前其勢不免只循常例追改
事目在所不已請令該曹改定給灾事目急速頒布答以令該曹稟處○戊寅
通信使趙泰億任守幹等馳啓七月十九日到馬島二十二日大風雨終日臣
守幹卜船一隻出繫於船滄外空濶處受風最多纜索幾盡斷絕出沒翻轉有
頃刻必危之形倭人之奔救而溺死者二人本船忽為波濤所蹶進退撞觸於
船滄臣守幹軍官前監察閔濟章赤身突入於波濤蕩薄之中手執纜索盡力
牽曳稍近岸上舟中人始得次第投下其中二人墮水幾不得出濟章或垂脚
於水底使之攀登或引臂挽出俱得生全當其時風勢轉急大雨翻盆飛波激
浪突過四十里屋宇之上雖習水倭人猶不敢近岸而濟章奮不顧死挺身蹈
危使滿船之人得一生於萬死之餘其義勇誠為可嘉云○己卯行判中樞李
會謝恩 上引見諭之曰昨年一劄出於為國赤心而予未及察疑怒太過其
後旋覺其誤而悔之仍慰諭甚至會請乞骸歸死 上勉留不許○庚辰憲府
論頃日陵幸時前後軍容錯雜無統不成隊伍請兩局大將推考不允○御書
講領議政徐宗泰入參 上不御法講已踰年至是始行之中外皆悅 上昨
日教以鳳城查事已完不可無赦恩之舉令廟堂稟旨變通兼送於節使宗泰

以此稟請命以陳奏謝恩兼冬至使差送宗恭曰甲山犯越人押到京中將以
交付鳳城而渠自稱瀋陽將軍所屬出示票文若果瀋將所私送而非其朝廷
所知則瀋將或不免因此被罪日後恐有不便之端知經筵崔錫恒戶曹判書
金字杭亦皆以直為放送為無妨 上曰到京問情後觀勢還送亦無不可當
量處焉宗恭又白義州前萬戶金自亨指告西北路於查官之故曾令本道嚴
囚今查事已完令本道取招啓聞後處之 上從之初戶曹為年分事目也以
湖南沿海旱災特甚處許給全災江原咸鏡道川畿瀟落處勿論水田旱田並
許給災後又以嶺東水災非常廟堂陳啓特給七分災至是宇杭又以諫院之
啓覆奏請湖南嶺南水災尤甚處並給水田旱田災從之○掌令金始慶上疏
論掛書人購捕事曰數千之費不足惜也勲秩之施不必吝也以此申告聳發
中外之聽非一助乎又論捕廳之一向寂寥請施警責又曰見凶書者多傳其
紙性極佳異於彼中行用之品何不出示於前後赴燕之商譯威以重律徼以
厚賞以尋轉去之路也又論頃日筵臣引繳生先之語引喻失當而責罰不加
非責勵羣工之道末又言李振海請刑獄體則然而一番平問斷以竄配權高
以賊徒期會之說肆然傳播而即今鈞問只是夫差去處近於輕重倒置夫差

使其家人私自跟捕前所未有况定限已過猶不執告更加嚴鞫斷不可已答
曰掛書之賊別樣購捕斷不可已令廟堂稟處李振海竄配既出酌處不必更
議權尚事所論得宜令該府依此舉行○以洪致中為獻納○辛巳召對玉堂
官副提學柳鳳輝以徒配罪人李師尚事陳白曰此不過一時做錯豈有欺罔
之意聞其母年近八十情理亦可矜上命放送上因副應教李世最言命
前日陵幸時卿宰祗迎之列以戎服而乘輅者並從重推考○壬午判中樞李
奮上疏略陳乞退之意請寢祿俸輸送之命優批不許○慶尚道安東小川村
前江水去月水漲之時無數白鷺不知自何來而蔽江飛鳴移時散去水退後
大小江魚自斃堆積水渚道臣狀聞○甲申憲府申前啓不允只允趙爾重及
兩局大將事○乙酉以李壑為大司諫朴鳳齡為吏曹正郎李整為右叅贊林
象德為校理李緯為應教金始煥為司諫崔奎瑞為禮曹判書○丙戌上特
問田好謙子孫武科出身幾人兵曹啓以好謙子會一前僉使井一御營別抄
成一前萬戶孫萬秋禁軍萬春閑良俱非出身云矣上命並來待會一萬春
適下鄉井一成一萬秋詣闕上召見仍下教以萬秋及前宣傳官閔濟章並
差別軍職濟章即通信使偏裨手援海船之將覆故上壯之有是命後因趙

相愚遂白濟章命加資○因全羅監司狀聞命給古阜等五邑八分灾○引見大臣備局諸臣 上日前以北城守臣及糧餉從速講定之意下教廷中至是又因左議政金昌集之言命設行宮營建廳號郎廳亦以工戶曹郎加出一員昌集曰啓覆當於九月內為之而刑判尹德駿有病文書未易修整似當許遞否則啓覆似當差退 上命改差昌集又言正卿中擬望苟簡 上命問于大臣從二品中擬望翌日大臣以工曹參判宋相琦末擬 上不落點以首望李彥綱為之吏判趙泰考請以守令年限詢于大臣明白定式 上曰堂下守令十考為瓜限六十五歲差除則六十九歲當滿十考堂上守令五考為瓜限六十七歲差除則六十九歲亦當滿五考矣昌集曰然則堂下自六十六歲堂上自六十八歲不得除守令矣 上曰依此為之泰考又曰前察訪李彥純沉屈下僚已二十三年渠十餘年杜門世稱自處之善合有疏滯之道昌集曰彥純在謫時有所坐至今沉屈而變通恐無不可 上命陞六泰考曰方在下考似當蕩滌昌集曰蕩滌下考未知其可也泰考曰既命陞六則下考自當歸於蕩滌仍不復稟白修撰李世瑾曰趙大壽名在丹書已卯科用情事也十有二年十年則天道亦小變矣 仁廟朝趙璞所坐比此頗重而被配見釋終蒙甄叙今亦勿

令終身廢棄以開自新之路似宜昌集曰蓋聞大壽之招以沈益昌文頭俞世
基字號見即裂破等語自服又言俞世基之文諸試官皆稱善故渠亦言其文
體可取其後世基承教時大壽已被謫故不復憑問矣儒臣引趙璞事為言而
事涉重大惟在參酌處分諸臣李彥綱趙泰考金萬塚兩司李壑金啓煥等皆
以一向廢棄為寬彥綱泰考壑之言皆曰故相閔鎮長自為書等至於陳䟽則
可見其無用情之跡 上以為大壽不可謂無罪而諸臣所謂開其自新之路
者是矣叙用可也翌日政即陞彥純為典籍大壽為禮賓正謹按科場用私孰
有大於文頭字號之傳通者乎大壽既以此自服而今乃只以書等之出於上
試官斷為其不用情之證蓋其時尹弘禹吳道一以世基文各主所見終日相
爭閔鎮長欲為調劑自書其等而已大壽在其間力讚其文之可取則鎮長之
末後書等豈可為大壽無私之證耶其飾辭周遮甘心欺誣之狀誠可痛也况
泰考之於彥純蕩滌下考事只曰既命陞六則下考自當蕩滌更不稟旨噫其
無嚴矣其時舉條中大臣持難之言及泰考自當蕩滌之說始並刪沒 上命
還下添入抑有以俯燭其放縱之狀耶○九月朔丁亥御晝講引見輪對官○
承旨任舜元上䟽請收錄朴萬鼎朴澁等以為當初一䟽雖甚謬妄謹罰既行

恩宥旋加既赦之後惟當牽復而仍復廢棄久靳收錄此不但為國惜才之意
上以予當量處為答○以權忤為副修撰柳述為執義○戊子 王世子行
會講禮○庚寅七月驪州幼學沈一寧擊鼓訴冤稱以其妹夫李萬運與其妹
命愛闖關仍以撲殺投尸江中詐稱逃走渠聞變上來執詰萬運婢子王梅順
業等盡得行凶情節而惟萬運同居從嫂之婢注沙里半吐半吞故呈刑曹則
判書俞得一故為延拖不問云 上亟下嚴教罷刑官萬運及各人等嚴鞫使
之十日內現出尸體注沙里順業先為取服萬運從嫂尹氏亦以撲殺明白之
狀對刑曹緘問萬運遂不得已自服結案取招王梅在逃被捕亦一辭無異萬
運及尹氏必欲暴其實狀使其子慶錫及至親李世佐等變服潛行尋到江華
蓋命愛乘夜出逃登商船到江華依接於私婢愁得家通津吏金益年適鰥居
送馬邀去過五六日以不聞井臼還送仍留愁得家世佐等以告留守即啓聞
下刑曹萬運乃自服其誣服而命愛愁得等亦皆承教一寧等不敢復有言於
是命愛結案取招一寧及其弟一會皆徒配萬運以家道悖亂決杖愁得益年
刑推放送王梅等亦變辭直招刑判尹德駿啓以王梅以死罪誣其上典當為
三省罪人而情有可恕 上命議大臣大臣皆言王梅誣服在萬運自服之後

不宜斷以謀殺主之法 上命參酌稟處至是刑判李彥綱請王梅減死島配
注沙里順業等參酌定配○己丑日前兵曹參判權尚游上疏以為曾為巡撫
使時因耆老所屯民所訴取本所收稅斛子斲小其制蓋其斛子入十八斗故也其後本所
移文刑曹捉來其屯民刑推後斛子使之依前改造以此自引其不能有無之
罪刑官及耆老所堂上李塾皆上疏整之疏以為斛子造來已久不可改造其
後尚游又筵白其實狀 上命斛子斲造○御書講命湖南尤甚被災邑依古
阜等邑例給八分灾湖西未移秧處許給全灾因承旨權懔玉堂林象德之言
也○庚寅御書講○以金重元為統制使尹世綬李台佐為承旨李光迪為工
曹判書林象德為吏曹正郎○辛卯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徐宗泰言俄
者捕盜大將李基夏送一封書于賓廳即典獄罪囚尹震興呈狀也其狀以為
同囚張千連自言掛書事吾與外人相議為之云震興是印偽造罪人千連即
御寶偽造罪人而皆久囚也其言之虛實不可知而既有所告使捕廳究問見
其端緒而設鞫似宜 上初命捕廳推問司諫金始煥曰捕將既報於大臣大
臣又達於筵中虛實間宜令王府究問而設鞫則當觀情節次第舉行 上從
之命禁府按治宗泰曰甲山犯越清人押來問情則自謂不曾犯越而末後始

以為失路而來不覺其犯越云想其實狀如是矣右議政金昌集曰咨文中斟量措辭入送似宜 上命咨文善為措辭毋致生事於藩將犯越人等從速交付於鳳城宗泰曰掌令金始慶疏論掛書人購募之方雖數千金之費勲秩之賞亦何所惜此宜有取旨定奪之事 上以為勲秩過重不可輕施而更以千金加給之意別為頒布 上又曰始慶疏中紙品事亦有所言矣宗泰曰聞其紙甚佳此必有所從來尹就商曾欲見其紙品稟白割去想今留在以此廣問譯葦為宜 上許之金昌集曰戊子冬至使之赴燕也以歲幣木綿載輸為弊甚鉅以銀貨折定代定之意令譯葦問於大通官朴得仁則答以若以銀代送皇帝必喜聞渠當周旋圖成云故閔鎮厚以此陳達令廟堂稟處而我國銀路不廣以銀代定雖為目前省弊而日後之慮有不可知也 上以為以銀代定非永久便利之道命置之宗泰曰洪致中以守令別薦事陳達今若另加剡薦據此調用則不無其效宜令從二品以上備局堂上三司長官監司留守兵使毋論文武蔭各薦可堪者三人自廟堂看定付之銓曹而如有不法贓污者薦主論罪一數亦宜申明 上從之 上又因兵曹判書崔錫恒言命罷三江分教官及江華教官准朔陞實之法宗泰又曰我國取人多取京華罕用鄉曲即

今諸道中多有科目進身者而無故間廢者亦多遠方科目人着實調用之意
申飭可也修撰鄭拭曰嶺南素稱人才府庫而近來全不收用曾見道內登文
科者甚多而為守令督郵者僅數人而已至於先正臣李滉李彥迪後孫不沾
寸祿誠慨然矣 上命該曹收拾錄用 上因刑曹判書李彥綱及諸臣之言
刑曹所囚敗船沙格等並命絕島為奴宗泰又以判府事李會今將陳疏退歸
當有敦勉之意陳白 上許之及會辭疏至遣承旨敦諭會以病為辭終不肯
停行持平金啓煥論任實縣監李望雲以軍器別備特有加資之命而聞其別
備之際多有可駭之舉募得閑丁勒徵多價請拿問科罪還收加資 上曰加
資還收則拿問後更議未晚又論成歡察訪陳溟翰為人似官負樣子專以
剥下肥已為事請罷職 上不允○引見北兵使張漢相勉勵而遣之○壬辰
平安道義州等六邑雨雪江界八日乃止積地尺許○王子延初君吟在禁中
有痘患 上將御晝講命停止啓覆曾以九月內盡行事下教至是又命退行
○癸巳判府事李會自江上留疏賃舟還鄉 上優批慰諭使之幡然上來○
藥房提調李順命等請對啓曰王子在禁中患痘而 中宮殿未經此證同在
一宮終不如遠避之為愈 上以移御他闕為難不許領議政徐宗泰左議政

金昌集右議政趙相愚詣賓廳啓請從藥房之言猶不從藥房至再請 上始
允之○乙未 中宮殿不下日移御昌德宮依舊例差分承旨兵曹摠府堂郎
各二員及分藥房提調二員○丙申以李世景陞為承旨李宜晚為校理權詹
為修撰尹德駿為右叅贊○以政院及內醫院啓辭命 中宮殿移御後時御
所人不得往來於移御所世子宮問安宮官預為承令出宿後問安謝恩人負
大殿肅謝後徑日行 中宮殿肅拜分院醫官及院屬不許出入於時御所
及間巷不潔處司饗院監膳堂郎及進排各司官吏並令切禁犯濫○庚子以
金演為都承旨洪致中為副校理李承源為正言鄭弼為副應教韓永祚為輔
德權益寬為文學李明俊為修撰宋宅相為獻納○辛丑判府事李奮還鄉上
疏請謹 上遣史官賜優批促還○癸卯以梁聖揆為獻納○修撰權詹上疏
論 中宮移御時 王世子陪行與否該曹不為稟定徑議祇送之節不察甚
矣泮宮課試大臣諸宰俱會而曹監陳親病文衡引身恙大官如此何以警庶
僚乎又論金淑之陞拜海閩物情大駭而規劾之論尚此寂寥末又論申請夏
避嫌處置事日靖夏以正言因李晚成論李真望事陳疏曰頃年李履成疏
先伸辨臣既在外裔不容不隨參士林咎責臣實不辭又以此
引避處置引避處曰其所引避別無新語政院捧入已極可異而諫省處置太不分曉若

其尊賢向先心跡相違者略不提論恐不當若是委曲也答以文衡事疾病之
來人所難免則固宜恕察捧入臺避予未知不可也○右議政趙相愚省墓還
以公路農形上劄請畿邑尤甚饑荒而綿田被災處許給綿田災 上令廟堂
稟處○甲辰兩司以權詹疏皆引避翌日玉堂處置出仕獨遞大司諫李瑩掌
令金始慶瑩以慶置中靖夏殊久別白而始○丙午夜雷電平安道平壤地雷
震無異盛夏○漣川儒生等勅朱子書院上疏請額蓋本縣古號是漳州而村
名又有後武夷與朱子所莅之邑所居之鄉適同又得朱子畫像於故承旨崔
有海家故儒生輩倣朱子祀武侯於卧龍巖故事而有是請 上令該曹稟處
覆啓許施○丁未夜木星入南斗星電光○以李晚成為大司諫朴乃貞為掌
令權世恒為副修撰○退行九日課製命居首李德壽直赴殿試○校理李晚
堅在鄉上疏略曰昨年北咨之始到也中外汹擾人心靡定及其日月寢久騷
屑稍息則偷惰委靡猶夫前日始之過於恇勦者固妄矣後之視為安泰者亦
殆矣大抵朝家舉措卒不免八顛九倒於虛警之日大恬小嬉於粗安之時
殿下試思之一年之間注措者何策變通者何事歟不幾近於孟子所謂母然
泄泄者乎又曰趙大壽頃年蒙宥大咈公議而請叙之論至發於論思可謂太

無憚矣俞世基既以入送字號承欵而厠間傳書之狀大壽亦不敢隱諱且其
文體可取之語既已自服今乃周遮掩護直欲歸之薄物微賚苟有嚴畏之意
安敢乃爾通書之世基周旋之金戩與大壽一串事而兩人者方在謫籍大壽
獨先宥還宥還之不足今乃復置朝列朝家用法豈若是其班駁耶大臣豈不
知大壽之罪重而猶不免牽攀依違臣為之慨惜也李彥純之積年廢處盖有
所坐則陞六之請固亦出於汲引之私况下考蕩滌係是格外恩典而乃敢直
以自歸蕩滌為辭此何事體耶朴萬鼎朴澁之罪名關係倫義而承宣之臣恣
意營救情態可惡而三司言議之地噤無一言義理之晦塞一何至此廷臣之
請釋李師尚也用意尤密初則曰其言歸於欺罔旋曰豈有欺罔之意末又斷
之以決非欺罔之人游辭幻說反復抑揚天威咫尺公肆面慢且如此他尚何
說答曰今茲進言大意固好第趙大壽以下數件事業已參量處分至於量處
二字元非允可之語而侵斥諸臣不遺餘力似此風習殊可惡也○庚戌司諫
金始煥持平金啓煥正言洪廷弼持平洪尚賓執義柳述獻納梁聖揆以李晚
堅䟽皆引避○左議政金昌集以李晚堅䟽中論趙大壽甄叙事即大臣猶不
免牽攀依違

也 辛卯

上䟽引咎末曰晚堅職在論思不避忌諱其所為言切中時病而不但不

辛卯

為翕受乃反近於摧折此豈清朝恢言路之道哉答以意外疏斥何必深嫌晚
聖之疏亦未免黨伐豈非可惡者耶○判中樞李濡以良役變通事上疏論戶
布丁布之不可行略曰戶隨人口為大小家有男丁之多少收布之數視此增
損則人心巧詐必將以大者為小多者為少戶籍之法壞矣如兩班之類曾無
一錢之納者混加徵布則怨讟之興無異軍役今日紀綱恐無以鎮定也臣意
以為必先改定物故立案之規而其逃故闕額則使本里從公代定似或得宜
此蓋管子卒伍定於里遺意也茲敢條列兼付校生事其目曰一凡軍兵之物
故者必出立案然後許頃代定未代定之前雖云物故仍為徵布乃是法例此
所謂白骨徵布之弊也呈出立案之際所費不貲物故者之族屬貧不能辦此
以致遷延歲月者多其中或有富實之民詐稱物故與官吏及三切隣符同圖
出立案者雖欲痛禁官吏受賕之習若存此法而無變則亦無以杜塞其路今
宜革去屍親呈出立案之規使本里有司隨其物故即具手本書以某面某里
某軍役某姓名某日月因病物故云云報知于該面風約風約據此並即馳往
看審知其物故的實然後聯名報本官並與有司手本而粘呈則本官以此三
人文狀一邊粘報該衙門一邊使本里任掌聚會上下大小人負從公論採取

可合代定者望報本官如無可合代定者云爾則使之移定於隣洞次以轉及於一面必充乃已如是則本里之內或有非真物故而彼其代定者必無無辭之理本里有可合之人而移定隣洞則為其隣洞者亦必不肯替當其役爭相告許情偽自露雖欲以生為死以有為無無所容其奸其被定於逃亡之代者亦然矣凡於歲抄時搜括閑丁混加推捉一境騷擾該色從中幻弄受賂操縱守令不能覺察以致其弊罔有紀極今但各就本里使之代定則事約而弊省官吏自無幻弄之端矣其或一里男丁皆有屬處自本里有難擅便望報則如官軍官鄉廳作廳所屬自本官可以處置者為先許令除出代定至於監兵營及京衙門所屬亦依此例次請得代定事並為定式施行則何患闕額之難充隣族之侵漁乎臣嘗與守令之素稱善治者語及此事則皆言其試之有效詐稱物故逃亡之類因此而多有現出者云其所利益若是較著則作為節目頒布八路俾即舉行恐無可疑一立案之法代定之規既已變通則奸弊大省闕額填充軍布收捧之難不至如往前之甚雖或有些未收不無方便善處之道若以此猶且侵及隣族則民間愁苦終無以快舒大抵守令嫌其未收之有責非不知隣族被徵之寬而故為分排勒徵者亦多有之此宜嚴立科條一切

禁斷如有犯者從重論罪然後庶可以救積弊而有實惠矣一校生之冒屬額外者議者每以一併汰定軍役為是或以為其中軍保子枝尤宜先汰而臣之愚見終有所不然何者此輩所惡者在於軍保之名而有此冒屬則國網不嚴初不能防其冒屬之路而到今一併汰定極涉騷擾雖是軍保子枝凡民之俊秀者全無所區別而只以軍保二字作為不易之案至於百代之久而長為負羽之役則亦非王政之所忍此臣所以曾於釐正廳以落講者勿為汰定只徵贖布事定奪行之者也第其節目中有不可不改者每年都事一次巡講例在於春秋覆審之行故忽忽巡過之際一道列邑許多校生其勢決難着實試講不過以若干人塞責殊無變通立法之本意校生輩畏糧聚待官門之弊亦不可勝言矣自今使其各邑守令主張乘其無事之時盡取額內外一一考講其稍解句讀者仍存校案尤甚不文無望成就者別作軍官名號並為移錄之後校生則每年考講不通者依前徵贖而報知于都事以為考察申飭之地軍官則每於一年一番試射定其入格夫數未入格者亦依校生例徵布一疋以兩贖實數報知于監營以為勾檢之地而該邑軍布之景為指徵無處者以此參酌充給則公私可得兩濟此正上所謂方便之道也名存校案與移錄軍官案

者俾得免定役則固當回怨為感而勸學勸武之意亦自並行於其中矣 上
以救弊便民之意褒答之仍令廟堂稟處○命忠清道汾江四五邑水田之累
日水沉處精覈給災○命醫官柳瑞依尹弘任例加資金屋李燁相當職除授
時王子痘患差復故有是命○辛亥引見大臣備局諸臣 上命守令別薦時
薦主不宜過多而亦不可太狹時任六承旨及三司並為薦主二品以上曾經
參判左右尹堂上曾經監司及留守監兵使統制使皆令薦進 上又因諸臣
言薦主論罪事令明白定限雖非贓污而凡不法重罪行查不得脫者皆罪其
薦主之意為條目啓下該府奉行又因承旨尹世綬言京各司殿景以職事慢
動作等第勿復只以殿景不參者書中下考之意命各別申飭禮曹參判金鎮
圭曰西部倉洞居前縣監柳搏之女柳氏即故學生李思章之妻也思章沒柳
氏設苦於殯側廳事日夜伏其上哭泣所着衣服寒暑不易不食者或十六日
或二十日而皆不死值思章晬日匍匐往哭聲氣不能接續已而竟死襲始解
其初喪所着衣蓋五年之間足不出廳事外其婢德今心憐其所為謝其夫托
其子於人與柳氏同居擁護跬步不相離勞悴先死柳氏苦節實有難於一時
之自決其婢之事亦下賤中難得者合有旌表之典領議政徐宗泰亦白之

辛卯

上命柳氏旌閭德今則題給米布於其子又從鎮圭言命逆逆時戰死人贈判書尹廷俊贈參判朴榮臣並賜謚而榮臣加贈正二品後一體賜謚左尹朴權曰本府帳籍中有仁祖大王潛邸時戶籍此既有御諱似當尊閣藏安金鎮圭曰此是潛邸時入籍者事當奉安於本宮矣上命稍藏于櫝中奉安本宮奉安時使本府堂郎陪往○癸丑以吳命恒為校理權詹為輔德柳鳳徵為掌令朴弼夢為檢閱○夜流星出河鼓星上入乾方○甲寅以兩司引避多日而無處置之人命遽在外臺官中掌令李慶昌○因禮曹啓辭命王世子中宮殿問安自來月依例舉行蓋中宮生日王世子以拘忌之故表裏之看品進獻亦不得親行禮曹引仁祖乙酉年例以改月後問安之禮一向停廢似未安之意啓稟故有是命翌日政院啓稟以為中宮殿移御蓋出拘忌則不可以今纔改月遽行王世子問安之禮恐不如退行之為宜上答以改月後方欲還御退行未知得當也○乙卯雷動電光無異盛夏○刑曹參判趙泰東以本曹罪囚李文煥事文煥事見上陳疏略曰臣自初按治當其取供之時嚴令督責而冥頑不應殆同木石依傳教刑推已四次矣觀其眸子察其動作明是喪性之人也大明律曰篤疾犯叛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文煥有篤疾如

此而一向加刑似與法意相左也文煥殺妻之實其父證之不待納供可以處斷仍請俯詢大臣而裁處答曰莫重罪囚纔施四次之刑旋有詢問之請殊涉率爾矣○十月朔丙辰夜流星出北斗星下入艮方○王世子詣昌德宮始行問安禮于中宮○中宮殿還御吉日定以初七日命王世子只行興化門外祇迎禮藥房提調等以薰漆之氣未盡乾淨王子一人姑未經痘差退還御日子之意再三固請不許○御晝講校理鄭棡因文義言近來議謚多濫上命申飭又以雷變縷縷陳戒上嘉納之判府事李順命陳北漢形便以為宜定主管之人而仍令三軍門分任修繕不幸大駕入保則三軍門自應扈入也又水口低濶處有百濟時兩重城址其近外一重則當築處不過數百步宜令搃戎廳營築也水口水流處亦宜高設虹霓門置堞於其上而義相峰以其最險有數十步不築之處宜令連絡設堞上並令廟堂稟處講罷引見輪對官○丁巳政院以昨夜雷變陳戒上乃下教求言比年上雖遇災下教絕不及於求言廷臣累以為言至是始有是教○御晝講特進官趙泰老曰仁廟潛邸時戶籍既命奉安於本宮而元宗大王定遠君時亦有三式年戶籍一體奉安於本宮似好上從之泰老仍陳戒曰今此戶籍中元宗以親

王子入籍而奴婢不過各十口則第宅亦可推知誠宜每存繼述之心益慙儉約 上嘉納之○領相徐宗泰左相金昌集右相趙相愚並上劄以災異乞免宗泰相愚兼有陳戒 上皆賜優批○副提學柳鳳輝上應旨疏大略以為君德不外乎懋學也聽言也又言朋黨之弊白骨侵徵之害又曰今年穡事大都為夫稔之歸凡良軍之物故者毋論已立案未立案一併查出特許蕩減今年身布以示軫恤之意又言頃日 中宮殿移御之日大臣出令泮製未免為非時而大臣齊會多士咸聚則直令退行者恐有歉於待大臣之道而秋曹長官以從二品擬入之教由於當品中乏人之故廟堂之只舉在外一人者殊無變通之本意而聖明之直捨不用亦非疇咨之意也末曰前判書俞得一別占近江之地大起第宅極其宏侈前說書洪錫輔既已買得甲第而此猶不足輦輸大木積置通衢重臣近臣如此閭巷小民之事又何足言也仍請尚方例買唐物視前量減以為導民之本答曰議處事令廟堂處之而至於有歉待大臣直捨不用等語予所未曉也兩臣事果如疏論則誠可駭然尚方例買已量減矣○戊午全羅道高敞地有狗生子一頭二尾前三脚後四脚仍即自斃○己未日前校理鄭栻筵白近來朝臣私意太勝持平洪尚賓之避不惟救鮮朴澁等

而已至以文學雅望獎誦當置落科而反請出仕是私也 上亦是其言尚賓
及掌令李熊徵即慶置尚賓之人也皆以此引避是日掌令柳鳳徵處置兩人並請出仕
拭又陳疏以肆然並出為非於是尚賓熊徵鳳徵皆引避執義柳述獻納梁聖
揆正言洪廷弼皆以當初避辭同是一事不可冒當處置又引避是後王堂處
置並遞尚賓熊徵鳳徵而聖揆等三人出仕○壬戌 中宮殿還御慶德宮○
癸亥以權尚游為都承旨李世瑾權詹為修撰李明浚為校理尹德駿為禮曹
判書宋成明為持平○副應教鄭拭校理吳命恒洪致中等上應旨劄凡十四
條其一立聖志其二戒暴怒其三勿令人窺測好惡其四恢廣言路其五得人
而又以破朋黨為得人之本其六收用嶺南人才其七懲節儉而又請於戶曹
米布別入時直自政院傳旨勿用一紙書標其八良役變通而請先禁不緊名
色投入者其九備局專管機要文郎廳擇堂下文臣有識慮者稍廣其數分掌
諸路文簿詳細考閱提稟於覆奏之時則必有裨益其十北關之人素稱驍悍
而該曹窠窄不能盡用一年取優等數三人特許直赴而時或差遣北道邊將
則庶可少慰其心其十一巡撫使時海邑軍器幾盡繕改而順川郡守李萬協
則送賀軍器于安州聞巡撫之不及山郡即為撤賀其習可駭似當罷職而巡

撫使所不過之處令方伯聞臣另為摘奸申勅似宜其十二年來蔭路大驟繞
陞六品即除郎署一經大政旋陞正郎出為郡守或以捉虎及別備軍器猥躋
通政濫遷州府別飭銓曹痛革此弊其十三京外奸細之徒或以民田偽成文
券盜賣官家憑依作挈惹起訟端嚴勅官家勿買相訟之處其十四各道軍布
艱難收捧上送則吏胥輩從中偷竊至累千貫累十同之多偽出尺文下送列
邑而本曹文案則錄以未捧及至年久亦有蕩滌之令宜令兵曹一一嚴查得
實別據重究仍令諸道以各邑納未納之數或狀聞或移牒俾作憑考之資
上賜優批曰其中確議事令廟堂稟處李萬協罷職以礪他人馬○先是禁府
以權高事請查前後道臣絨辭而處之日前諸臣絨辭俱至禁府議啓以為諸
臣絨答大旨與高所供無差違之端當初臺啓以為北咨之來高倡為南中土
賊勢連海島等語至以動兵日期偵探告目傳播宰執而高之出示李濟既在
九月之初崔居士之說發於本月二十八日北咨出來初筵奏則時日先後推
此可知動兵日期亦非李濟所嘗聞則不可直斷以乘時煽動之罪而第告目
之出於夫差只是高所自言李濟閔鎮遠權尚游之舉夫差名字不過據其所
聞於高者則夫差有無高外無可問處必須現出夫差而後可以辨其真偽明

其虐實令族屬推現已滿一朔之限而尚無現出所當刑訊而仍請姑先更推
蓋高則以為與道臣相議令夫差投入賊中而閔鎮遠則以為高言夫差者投
入賊中詳探賊情此未免相左而臺啓又以為以回文體樣文字傳示諸處李
濟外又必有傳示之諸處以此兩款更推於高高供辭以為其時言于營軍官
鄭道積使之轉告于監司且告目外元無他文字傳示諸處者請與臺臣面質
禁府以為情節俱極痛駭啓請刑推命嚴刑得情○甲子以韓永祚沈宅賢為
掌令金東弼為持平朴鳳齡為副校理李明浚為司諫李緯為輔德○乙丑以
魚有龜為司書○丙寅初覆死囚○丁卯夜雨雹狀如小豆○仍行初覆上
以筵席不嚴呵欠之聲相續而承旨不為檢勅命特為推考○戊辰初大臣筵
白請典獄罪人尹震興張千連移送禁府開坐推問則震興供辭稱六月間同
囚張千連忽有慷慨之色問其故則以為掛書事有與外人相通與知之端而
末由告達若問千連渠當直陳千連供辭以為壬午九月壯義洞士人李盛蕃
以谷山田稅防納事被囚同在一間患癘幾死故為之晝夜救護情義不泛盛
蕃蒙放之後軫其救療之情或存問兼饋食物今三月十三日以受刑事將往
刑曹逢盛蕃之子方億於惠政橋方億追到饋酒極致慇懃仍言汝勿慮死必

有可生之日乃附耳語曰吾父子相議將有掛榜事若成事則汝當見放問掛榜何與於見放乎方億揮手止之曰慎勿出口前冬以海浪賊事有騷屑此際掛榜則人心益增汹擾國內大亂獄隨以空虛豈非可生之道乎若見脫須訪我於坡州覓去糧資五月初三日又使其奴白伊到獄門外遺十葉錢語以其事已成汝幾何在囚也六月始以此事言於震興矣禁府啓請使捕廳拿問盛蕃方億白伊等從事官回告以為盛蕃年前身死厥子名非方億乃方燁所居非坡州乃富平盛蕃之奴元無白伊為名之人坡州富平兩處分送羅將盛蕃父子及其奴白伊使之搜覓矣既而李盛蕃為名人自坡州拿來奴白伊自富平捉來而富平府馳報方燁之父非盛蕃乃後蕃而今已身死方燁則適往他處其母及弟方杰捉送云推問李盛蕃及白伊則盛蕃以為本以坡州校生元無以防納事被囚之事且與張千連元不識面尚未娶妻何以有子又不知白伊為名之人白伊以為本以新門外士人李昌門之奴所謂李方億今始初聞禁府請使兩人與千連面質則千連曰此非吾所告之李盛蕃及白伊也漢城府考出帳籍則李盛蕃只於己卯入京籍而率子方燁方煜辛卯富平戶籍則邦燁為主戶父名書以後蕃白伊則元無載錄於率下推問方燁之母則以為

夫盛蕃以谷山田稅防納事被囚乙酉蒙放己丑身死夫生時似有改名後蕃之事而不能詳知子名實邦燁而所謂方億今始初聞邦燁今秋以木花貿易出往湖西海西間禁府啓放白伊又請拿盛蕃嫡兄恒蕃驗問盛蕃改名曲折生死虛實恒蕃以為盛蕃果其孽弟而庚辰以曰稅防納事被囚乙酉蒙放己丑往朔寧為火賊所刃殺而此乃叛奴輩所為討捕營緩治其事故其子邦煜擊鼓訟寃事下刑曹名字相左事渠以被罪見囚為恥果以後蕃改名邦燁則九月下往海西白伊則族人李昌門之奴非邦燁之奴也禁府取考刑曹所在邦煜擊鼓推案則盛蕃之死明白矣以此更推於千連則以為方億改名與否盛蕃死生非渠所知今三月方億戴黑笠着道袍以父子相議掛榜事分明言說若與面質則可以立辨未幾邦燁拿來推問則以為其父盛蕃以田稅事被囚辛巳移禁府甲申還囚乙酉蒙放己丑身死千連所謂壬午云云年歲相左又以為渠於今年正月往甕津止接於邑內崔迎善家三月初十日離發十七日直歸富平甕津距京乃五日程十三日逢着之說萬萬無據奴名元無白伊則使白伊傳語者亦甚孟浪且所謂方億之名今始初聞禁府請使面質則千連以為伊時對話之狀罪人鄭八翼參見矣禁府推問八翼則以為啓下罪人

與刑曹罪人元無一時上曹之規渠則自是啓下罪人元不與千連同往刑曹
豈有參見之理乎至是判義禁崔錫恒筵白曰千連所供違端甚多且渠以三
月十三日將受刑上曹時逢着方億為言而取考刑曹文書三月內千連無一
番上曹之事似當請刑 上教以此與李振海有異虐則為誣告不當自本府
按治設鞫可也及設鞫千連不肯即服震興則以為千連至以謗書成給手標
故不得不發告鞫廳先請刑推千連千連受刑第一度承服而震興同謀設計
之狀現露於其招又請刑推震興震興施威次承服千連結案曰曾與李盛蕃
同在獄中給知其能文善書故設計之時不意其已死言于尹震興曰方以掛
書事朝家有購捕之舉而死囚之發告者亦許免死云此必如盛蕃能文者所
為也乘此發告或可免死云則震興曰汝言然矣但不可只憑汝言發此大事
須以文字成標云故果為成給謗文手標使震興呈狀矣前招內盛蕃父子掛
書事及三月十三日上曹時與方億接話八翼參見等說俱是虐妄的實震興
決案亦以為死中求生之心不能無動故果許發告而若受手標則事成可以
受賞歸虐亦足為免死之證以此受其標文而呈狀當初同謀誣人惡逆之狀
的實千連震興依受教及大典不待時斬籍沒家產○已巳憲府

掌今韓

申前

啓又新啓前舍人趙大壽之罪狀關係科場十餘年間累經大需而尚置丹書者誠以罪名至重故也收叙之請粹發於論思之地而急於時議之趨合同念公法之至嚴只以天道十年等語游辭救解雖罪在罔赦歲月稍久則將皆進用無碍乎况俞世基金戲尚在謫配則大壽之獨先置之朝列寧有是理哉請還收叙用之命首發請叙之人罷職前察訪李彥純當初廢錮盖有所坐而連除馬官出於蕩滌之意殿最居下不得陞六有何稱寃超遷之端乎政官之無端陳請已涉猥越况中下考之設法既嚴且重而乃以自歸蕩滌之說肆然陳達尤極無嚴至於舉條修正之際自歸蕩滌一語初不載錄以為遮掩之計致有點下之舉聽聞駭惑久而益激請還收李彥純陞六之命陳請政官及舉條書入注書並從重推考並不乞○庚午夜月犯昴星○持平宋成明上疏專論君臣上下稽私之弊略曰竊聞帑藏匱竭至於引年取用於經費或先貸市廩之貨云如宮中賜與之節尚方工作之費或不免於濫觴而然耶以至朝廷之上私意橫流無有擔當國事一心向公做去廟堂尉薦輒舉姻族銓路備擬多出私干苟一官缺奔競者輻輳於黃扉於是乎大臣之請紛乎兩銓之門兩銓亦不能應副大臣必曰銓官輕我也不知其自輕也故人輕之甚至軍校吏胥

之闕干囑隨至此實積久之痼弊末又論韓永祚新啓事以為 聖上處分實出蕩滌踈通之意還收之請既涉已甚並舉陳奏之人論劾至深跡其用意不但錮塞兩臣而已乘時闖機迫逐銓官自是僚臺能事今又因此一事如得竒貨意在擊去而厭然欲自掩此等風習臣竊不取也 上賜優批又曰憲府新啓予未知其穩當也○辛未掌令韓永祚以宋成明疏引避首及趙大壽李彥純事不容含默之意又曰僚臺以迫逐銓官為攻臣之欄柄為銓官者既有循私壞法之失則豈可以方在銓地之故不敢一言規正耶僚臺又以臣之昨年辭疏謂之乘時闖機欲售傾軋之計僂辱備至臣未知諂付銓地迫逐臺官者方可免羞恥之目耶成明又以此引避是後筵中執義李明浚處置遞永祚出成明諸大臣等亦以成明疏中尉薦姻族干請兩銓之語皆上辭劄判府事李順命之劄曰臣嘗為所讖窮乏者或不免相托於銓部軍門何敢厭然自掩於藥石之言世稱其得體吏曹叅議李光佐亦上疏自辨曰係累於關節之私撓奪於奔競之言臣實恥之又曰舉擬之出於干求適末有是矣世皆謂光佐之言儘有矜銜之羞况又其否者則欺天罔人抑又甚焉○壬申以權忤為司諫李明浚為執義○癸酉 上親行三覆死囚決死十九人減死四人執義李明

浚以罪人康乃先揮刃傷人張必達戕殺其子處允為其父而蹴踢殺人崔海云非奸所而任意擅殺並請還收減死之命不允又於前啓中趙大壽事改措辭以啓曰收叙之命雖出於不忍棄捐之盛意而執法之論終不可但已上曰勿煩又改李彥純還寢陞六之啓以還收下考蕩滌事啓曰此雖出於踈通之意而輕擺法例終涉未安請還收下考蕩滌之命上問于大臣皆以下考蕩滌為未安上允之刑曹判書李彥綱請討捕使治盜時地方官眼同推問事申明定式暗行御史發遣時討捕使治盜善否兼令廉問上從之○義州府尹以賫咨官張遠翼回還時所賫來禮部回咨馳啓上送蓋其回咨辭意犯越人等罪律令我國議奏其中有親兄弟三四人者照渠法例今存留一人養親云○甲戌北漢城役始自四月初三日至是訖備邊司以所築周圍步數及用下財力別單書入高築二千七百四十六步半築二千九百六步半築五百十一步只築女牆一千四百五十七步已上步數七千六百二十步作里二十一里六十步三軍門所用財力合米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一石木七百六十七同十二疋零錢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九兩零正鐵二千七百八十五斤薪鐵二十二萬九千一百八十斤石灰九千六百三十八石炭一萬四千八百五十

九石生葛二千二同四升布四同小帽子九百立 上命主管堂上及都廳以下書啓加資賞賚有差○以備邊司啓辭外方官婢為人率蓄者查出刷還其不即還送者乍送而旋為率來者及道臣守令不報者雖報而不即督還者並命依法科罪○獻納梁聖揆上應旨疏大要以懋實為弭災之本仍論畿甸陵寢諸役及進排之物獨使畿民擔當實是難支之弊請以各邑儲置米地部例捧次歲幣別設貢物分授輦下有根着富民以供陵寢雜役又論備局非錢布出納之地城役所需之物捧留本司與陳平錢穀之對一何遠哉又論抄啓薦主別薦守令之非曰未知遵舊制而薦進於歲首者豈皆闡茸而因新令而薦進於今日者俱是別樣人才耶末言頃者王子遘痘坤殿移御雖出於不得已而在下陳請當先及王子出避之意以明所重之有在而藥院面奏賓廳啓請全不及此義理事體不當若是又論醫官爵賞之太濫答曰別設貢物決不可行守令別薦出於另擇之意未見其不可也移御之請在前亦多有之而今爾所云全不諒予至情實所未曉醫官事自有 先朝已行之例矣○刑曹叅議洪重夏上疏請推啓覆日好生之德意取京外囚籍謫案別施霽澤毋論邊遠絕島常赦所不舉論者並令雜議裁稟或移或放 上以為適足以啓僥倖之

心不可徇行不許○乙亥備邊司以守令薦主誤薦者罷職事酌定其餘目啓
曰如大訟重獄受賕誤決挾其私意法外酷刑濫殺人命儲置米擅動取利等
事身犯右項諸條罪狀現著者薦主並論以罷職事定式施行從之○副應教
鄭棫上疏曰趙大壽李彥純兩人或禁錮十餘年或沉滯數十年故舊之相憐
乃人情耳然而還收之啓既發則干恩之請執法之論勢不能相抗惟當謹避
其鋒少伸臺議至於下考蕩滌等語有違常格未免失着彼不相諒者語不稱
停亦何足恠也不顧本事之得失直加迫逐之目事苟可論則豈以銓官而回
避哉處置立落扶抑太偏而既以輕擺法例終涉未安準請還收則問備之啓
何為而遽停也如許臺體如許是非臣未之聞也未又以公聽並觀毋或以用
舍為臧否之意陳戒上以大意固好可不留心為答執義李明浚
也持平宋成明即疏斤韓永俱以此引避成明之避譏斥棫尤甚有曰儒臣先
致愍惻之意有若曲軫於故舊外設公平之論欲以不拂於臺議牢籠周便極
似寬和而終不免為左右佩劍之歸臣疏所謂用意而近公者正指此等言議
也持平金東弼處置並請出仕棫因成明避辭又陳辭疏上賜優批○持平
金東弼上應旨疏大要以寅畏修省飭勵振作為說仍論北漢事請專屬搃戎

辛卯

使又以一大臣兼管其事又論守令不必更作薦目只宜申勅銓部慎其注擬也又論大臣即金昌集於趙大壽事前席諮詢曾無枳碍之言及其被斥引咎乃反盛稱持難之意恐非所望於表率之地者也又論前兵使李昌肇自北遶來也造得兩輪輅車上成轎子制樣駕以兩駟偃然冒乘體統所關似當施以削罷之罰也又論兵使金淑所遭非常大臣又以不可冒赴為言則廟堂之復靳逵免未免苟簡宜即變通出代催促發送也又論朴鳳齡除拜館職供仕屬耳遠捧其單喉司率爾之失宜有警責上賜優批其中商確事令廟堂稟處李昌肇罷職金淑今已赴任何必變通乎喉司推考警責焉○丙子判府事李頤命以梁聖揆疏中藥院不請王子出避而只請中宮移御事上辭疏答曰曾在先朝如此之時藥院只請移御未聞公主出避之請豈前人之明義理不及於今人而然耶聖揆不諒予親救之情強為大言有若禁標內痘人驅出者此等不近人情之說予甚不取也仍引見差使負守令下直察訪上縷縷以聖揆為不是諭承旨曰聖揆子女患痘則其將使之出避而不為親救乎已所不為之事強為大言殊不當矣後因願命陳達改下劄批事實見下○以盧世夏為掌令金時煥為副修撰尹世紀為左叅贊申思詰為司書崔重泰為承旨尹聖時

為正言○丁丑憲府

并平金東弼

申前啓不允停趙大壽啓○禮曹參議宋徵殷往

湖西修改三朝胎峰石物而還

明廟胎峰在瑞山而碑石全傷故改立新

碑宣廟胎峰在林川而碑石字畫剔缺故前面磨治改刊顯廟胎峰在大

興而裳石動退亦改築○戊寅左議政金昌集以梁聖揆金東弼疏斥上辭劄

答曰兩臣所論俱未穩當遣史官諭之○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徐宗泰

曰北漢主管人與僚席相議而北漢殆同王都之內似難以一人專管矣三軍

門既經紀城役仍令其將臣同為主管似好上問諸臣諸臣皆以三軍門主

管為便獨兵曹判書崔錫恒吏曹參議李光佐以別出專管之人為是上欲

專委摠戎使金重器宗泰及李彥綱以為主管一城體貌甚大一將臣未知其

能擔荷姑令三軍門分管區畫完畢別出主管一人未晚上從之限完畢姑

令三軍門分管宗泰曰北漢餉穀當以十數萬石運置而城內路險斂散之道

難便矣朴權曰江都南漢亦無逐年斂散之規只五六年一改色上曰如江

都之五年一改色無妨李光佐曰勿論多少輸入城內似為着實而改色之道

則別為講究宜矣上曰城外設倉如有急變則將不免全棄城內設倉終為

萬全以某處某穀幾許石入置之意令備局書入宗泰曰良役變通事項已遍

問于原任大臣矣。臣等之意欲依倣判府事李濡劄略有增減而舉行。自賜可則當作節目啓下矣。上曰：以此為據作節目而亦非必一依其言也。宗泰請令諸道以各營各邑所屬諸般名色盡數報聞。如有漏落者守令監司並論罪。上從之。宗泰曰：校生考講事當入節目中。落講者直定軍役。雖是古例而古人每以衆怒為慮。且觀先輩所論則落講者降定武學。再次落講後乃定軍役。或別作名號只收罰布為宜云矣。上曰：上年秋臺啓直令汰定者最為着實矣。仍各詢諸臣所見。諸臣或言直汰為是。或言其不可直汰。上曰：不定軍役而收罰布苟且矣。今都事嚴其講規。守令朔望考講之法亦申明舉行。而落講者並令本邑直為汰定可也。右相趙相愚尤力言其不可直汰。曰：臣既知其不可而奉承而退則其罪大矣。臣之赤心請從徐宗泰之言。上曰：予雖無知識羣下各陳所見。使自擇則可。未聞強令必從某議。如今日之為也。苟如是則何必稟於君上乎。副校理洪致中以辭氣之間似欠容受之量。請加勉於喜怒之節。上曰：凡人爭辨時聲必高。右相必請從某言。故有所下教而已。非關於喜怒也。必默默無辨。然後方可謂喜怒中節耶。宗泰曰：彼國咨文中。有罪人兄弟三四人中存留一人養親之語。既稱國法皇旨。似當從其言。貸死李萬建。

非首倡李俊元亦是隨往而無犯云此兩人特為全活而報于彼國何如李彥
綱曰或云彼雖曰貸死而犯越生事之人何可得生云矣 上曰庚申年犯越
人以彼國言全數得生今審則只二人貸死矣依所達為之是後禮曹叅判金
鎮圭上疏論萬建等不當貸死之狀以為萬枝有弟時背先儀有弟俊夫彼所
謂四人實三人三人實四人各有一弟自可養親豈至曲貸其應死哉又曰奸
民於法當誅而乃訴彼使价席其勢而得不死則是我失其刑而彼樹其恩安
有好生之德歸於我耶此路一開邊民無所懲戢唯以祈恩於彼為事臣恐其
流之弊有不可言 上不從○己卯以吳命恒為獻納洪泳為弼善鄭楷為持
平○掌令沈宅賢自南陽任所到果川上疏首陳建極蕩平之道又論韓永祚
事曰永祚所發之啓一時公誦之言而迎擊之疏先出於僚席請遞之啓繼發
於處置強引題外之語以為擊去之資斧噫居銓地者苟有可論則豈可以銓
地為拘而不敢開口乎儒臣也鄭楷之疏亦可見公議之猶存而引避兩臺俱請
出仕餘存一啓又歸寢停黨議之漸瘡公論之不勝私意至此仍請特罷前後
臺官明示是非末又辨李相成李師尚事曰相成以師尚事問臣臣以為他事
不能詳知而在謫人送騎邀致勸酒致斃之說未免爽實其時酬酢如斯而相

成避辭曰今聞南來人言則其生也有酒饌饋問之事其死也又是飲食倉卒之間此非臣所傳故臣果欲陳疏而至於設宴事臣未能詳知故初無言說之事師尚之供以為臣逢着臺臣力言兩事之喪實而臺臣引避設宴一欵全不舉論臣言於人曰設宴事亦不自列若當言地可以辨明云云有若以臣為並言兩事之無實而臺臣終不自列者然吁亦可笑 上答以日者憲府新啓措語既欠稱停又欲加律尤未穩當矣然而趙大壽叙用還收之論揆以臺體亦有所執汲汲擅停殊甚未安特遞其職疏末事兩臣避辭供辭皆歸虛罔於爾別無可嫌仍命上來察職○辛巳左議政金昌集呈告賜不允批○壬午以李璽為吏曹判書李緯為執義權益寬為持平金始慶為弼善權詹為副校理鄭纘先為修撰黃欽為右叅贊○領議政徐宗泰呈告 上降別諭遣史官傳諭於宗泰及左相金昌集仍命偕來領左相皆上劄乞免請召還史官優批不許○癸未諫院論啓以掛書凶人尚未讞捕請捕盜兩大將從事官從重推考兩廳軍官勿論他軍門及閑散別為加數抄定期搜捕從之○甲申召對玉堂○修撰鄭纘先上疏曰朝廷之上私意太勝干請之路漸廣士夫之間廉風都喪關節之禁寢弛甲第私札交馳於列邑外方饋遺相續於朱門郡邑凋弊生

民困苦未必不由於此也又論丁布口錢之不可行請正軍外各色良役稍減不緊之額校院生額外納物之類並皆沙汰一一充定於逃故之代又請先自內間用度十分節省又曰趙大壽李彥純之請叙專出黨同之私還收之請雖曰執法措語之間既欠稱停繼而入臺者或傳或停皆自挾雜中出來可謂均有其失而大臣始以擔當救解之意與之相約詢問之下雖若依違兩可可見其意之專於救解而被斥引咎之辭則比筵對語意判異以此見之已不免失信而亦有欠於忠直之道也未又曰 殿下輒皆知非而勉從恐有歉於以誠御下之道荅曰良役才已變通而疏未知非勉從之說殊未可曉侵斥大臣語意非常尤涉未安而大臣始以擔當救解之意相約云者萬無是理也○乙酉陳奏謝恩兼冬至使礪山君枋副使金演書狀官俞命疑出去○以犯越罪人議勘事奏聞清國略曰李萬成李萬枝李枝軍李俊建宋興準等立斬尹萬信因病徑斃無容別議各犯等妻子為奴家產籍沒李萬建即萬成等兄弟中一人李俊元即先儀等兄弟中一人故仰體大朝欽恤之意特為存留養其父母渭原前郡守尹滄新郡守李俊說高山里僉使申慶弼吾老梁萬戶林震澤觀察使權愔節度使吳重周等並革職把守將金周元杖一百邊遠定配把守軍

李完杖一百除將各犯等擬定罪律仍為監囚以聽睿斷○左議政金昌集上
辭劄辨鄭纘先疏略曰趙大壽之罪關係科場雖平日相好者亦不敢輕發救
解之論以臣而擔當救解者其果近似乎詢問之下臣始以當初罪狀陳達而
結之以事涉重難之意專於救解者亦果如此乎與之相約云者尤涉駭異向
來為大壽救解之說臣亦聞之至有要臣陳白者臣雖未嘗明言斥絕而若夫
擔當救解初未嘗萌心而發口今此云云何所據而發也李晚堅所論出於執
法且其疏語不止一事而聖批頗涉摧折則引咎之章略及優容之意實不料
其有欠於忠直也遣史官答諭以鄭纘先疏批已示未安之意而卿之陳達之
辭尚今記有矣元非直請叙用之比其後劄辭未見前後判異則所謂擔當救
解不忠不直者其果一毫近似耶○十一月朔丙戌以洪禹寧為掌令具萬理
為持平梁聖揆為輔德趙錫命為文學○領議政徐宗泰上辭劄末又以金鎮
圭疏論犯越人事自引筵奏錯誤之失 上賜優批命借來史官傳諭○有彼
國商船人四十餘名漂到黃海道白翎島命葺船給糧以還○丁亥備邊司啓
請申明乘轎之禁堂上守令若未經二品及承旨不得乘雙轎堂下守令則勿
論有無屋轎並為禁斷敬差官既帶臺銜止評事又是兵營幕官而不思先自

守法至於武弁本以弓馬為報國之道而稱以老病肆然冒乘者相續今後道
臣一一摘發啓聞而察訪不為發覺則施以借驛馬之罪從之○召對玉堂官
○戊子召對玉堂官校理洪致中因文義白鄭纘先之䟽論左相金昌集至謂
有欠忠直此誠未穩矣 上縷縷下教以為左相本意不以世瑾言為是而李
晚堅之䟽非止一事故有優容之請予未見其前後判異而纘先䟽如此極可
怪也是日又因昌集辭劄賜優批以纘先䟽為敲撼可駭命偕來史官諭之○
備邊司啓請更為分付道臣守令之濫率者各別嚴察啓聞罷黜或置下考以
為懲礪之地從之○己丑夜流星出軒轅星下入南方○召對玉堂官 上謂
承旨曰今見忠清道敬差官尹聖時狀啓田賦捧納之際每一結加捧數斗以
為人情之資且書啓之呈政院文書之到該曹所用人情亦至四百貫云極為
驚駭諸道必皆如此詳查啓聞一切痛禁雖間用鳥示之律無不可矣戊子年
以厨院進上人情事下教許令來告政院啓達懲治而厥後一無啓達之事良
可寒心此後依戊子下教着實舉行之意申飭 上又曰近來守令因一時喜
怒濫刑殺人者比比有之此弊不可不痛革此後有罪當刑者必報使而後刑
之雖笞杖亦不敢乘憤濫施而後或有濫刑者監司隨現啓聞別樣論罪○庚

寅掌令洪禹寧上疏論趙大壽李彥純事又斥宋成明之疏攻韓永祚之非曰
 蔑棄公法徒事黨比生出侵斥銓地等別語公肆醜辱其後處置之臺官連其
 啓而斥其人請遽之目以每侵銓地為辭即李明後處置韓永祚之辭也臺閣處置只據其避
 辭例也其所謂每侵者不但題外大是抑勒自有處置以來安有如許可笑乎
 又其後獨停餘存之啓即趙大壽還收啓也者不有公議直為繙縫聖明業已下燭有所
 處分而其前兩臺臣不可不一併斥罷仍請大壽彥純事並命還收末論鄭續
 先之論左相金昌集之非 上答曰趙大壽之收叙非曰無罪特以歲月之稍
 久也向者臺啓今茲爾疏皆言不可所論蓋出執法何必強拂乎叙用之命還
 收焉李彥純事其在疏通之道陞六未為不可矣獨停臺臣既已特遽其餘兩
 臺不必更論鄭續先侵斥大臣語意非常極可駭也○教曰近來憲府時推一
 不開坐照勘殊涉未安各別申飭○義禁府以權高事議大臣右議政趙相愚
 以為權高事肯繁在於夫差有無告目虛實而道臣絨辭與所供相左不可以
 渠之難於捉納而遽議收殺窮訊得情似合獄體行判府事李順命以為高之
 罪以臺啓觀之死有餘罪而以李濟絨答言之告目出示既在北咨之前又無
 賊連海島動兵日期等語高罪似有輕矣但夫差之有其人告目之非詐妄終

不自明三訊而不承使高果自造妖誕之言律無可引應死之文然其人有積
謗其事甚陰秘經議酌處不復明覈則無以破羣情之感湖南捕賊時營裨鄭
道積諸人必審其情節郭基之則親見夫業云所益長水玉果井邑錦山茅邑
為其爪牙者亦必有與知之人並宜憑問且其在王果也託以賑民請得營穀
營築海堰朴弼明為監司時行查未竟云此雖不關於此事亦宜嚴究尚今姑
停刑仍囚令京外法司各別嚴問於應問各人以斷其罪 上命依李判府事
議施行○辛卯左議政金昌集又上辭劄遣承旨敦諭○壬辰 上俟未寧醫
官罷漏後來言政院王堂入直人負先詣閣門外平明藥房入診室狹之故只
留都提調李頤命及右史金在魯醫官入診 上命俟首醫金有鉉入來進診
後相議劑藥有鉉追後來到入診退出劑藥以進藥房請三提調直宿醫官亦
選擇別入直命提調勿為直宿只許醫官別入直○以申慶濟為掌令○甲午
王子延齡君明在禁中發痘傳曰今因未寧之候不緊公事姑不得出入而雖
於平復後惟疾憂深勢難酬應如常只以緊急公事參酌入啓○藥房入診都
提調李頤命曰王子在禁中患痘 中宮殿同在一宮誠甚憫迫依前移御不
可已也趙泰考等同辭力請 上始難而終許之○憲府持平具萬理申前啓又新

辛卯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二

二十六

啓前日延初君患痘時 中宮殿移避之舉雖萬不獲已而事體終有未安諫
疏雖已後時而蓋採公誦而發也今日移御之舉非不知至情所在事勢且急
而如有一毫未安則 中宮移御何等重大而每每如此乎請亟寢移御之命
上不允蓋萬理初欲請令王子出避寢 中宮移御之命而日前梁聖揆之
疏即承嚴批故承旨李台佐等恐觸 上怒累書沮止盡刪其啓中措辭又不
請王子出避而泛以亟寢移御為請語意相左含糊不自至後避辭亦如是識
者皆笑之○領左相處偕來史官書啓大臣承批後又無承命之意 上命姑
為入來○乙未藥房入診時 上以王子患痘命厨院所供魚獐皆停止而水
刺亦自外治辨以入提調趙泰者等以此為言力請審思而行之 上終不從
○持平鄭楷以昨日掌令具萬理新啓時不為簡問而傳啓後始為發簡臺體
未或前聞為辭引避退待藥房都提調李頤命又以筵中請 中宮移御而憲
府有亟寢移御之啓引咎陳劄 上答曰今茲移御事體少無未安昨日新啓
前所未有安有為人臣而使國母不得盡謹慎之道耶卿劄是矣萬理亦以此
引避後諫院處置一時嚴教雖非可嫌先啓後簡有乖臺體遞萬理○禮曹引
宣祖朝乙酉例請稟定 中宮移御後 王世子朔望冬至問安禮 命權

停○丙申領議政徐宗泰左議政金昌集再告乞免並賜不允批○丁酉藥房
入診都提調李頤命以臺啓引咎 上曰 先朝時宮人患痘出送而藥房猶
以為雖已出送宮人不可仍御此宮終有移御之舉今臺啓以勿避為請前所
未有矣頤命曰考見日記癸丑年公主患痘時藥房都提調金壽興請先為出
送公主且急時移御 先王不許出送而自下亦不更請蓋其時相臣之意以
為公主雖尊貴猶是人臣不可經此危疾於禁中云爾 聖上曾於臣劄之批
以 先朝只請移御未聞出避之請為教而事實有不然者梁聖揆之言豈有
輕蔑王子之意乎且日昨以具萬理事至有使 國母不得盡謹慎之教此人
臣極罪此等處不可不改下 上從之改下十月二十一日頤命劄批曰 先
朝雖有移避之舉未聞公主之出避今聖揆強為大言此等不近人情之說予
不取也又改今十一日劄批曰昨日還寢之啓實是意外子未知其得當也卿
劄是矣○戊戌領左相三告乞免並賜不允批○庚子領議政徐宗泰左議政
金昌集四告乞免賜宗泰不允批昌集諭以安心調理○ 中宮殿在移御所
有未寧之候初昏藥房問安請令醫女入診議藥以未及稟定於 大殿不許
再啓終不允○辛丑 中宮殿醫女入診自十二日後有頭疼惡心驚悸煩熱

等症昨朝諸症漸加兼有腹中不平之候分藥房劑入和餅之藥又以此意啓
達于大殿藥房請進詣昌德宮關外與分院提調議藥而以拘忌不敢詣關
令掌務官持去入啓批答自關外騰書以送且中宮傳教必待大殿下教
而服藥似有差緩之慮不必每待下教而進服之意啓稟定奪○禮曹請王
世子進詣昌慶宮儲承殿齋宿後行問安禮於中宮殿上從之命由宣仁
門作路是日王世子詣儲承殿齋宿留二日十九日還宮○壬寅以金啓煥
為持平洪重休為修撰○甲辰右議政趙相愚上劄陳病又以機務積滯請益
加敦召於兩大臣上遣醫看病諭以劄辭予當留意而時急狀聞為先覆奏
馬○乙巳憲府申前啓又論平市直長李揖曾為齋郎慘被陵卒之穢謗及授
本職厚招市民之怨讟請汰去禮安縣監李涵多蓄隣妓舉措可駭符同下吏
政令大乖請罷職並不允李揖再啓李涵○丙午上候幾盡差愈中宮殿
諸症候稍減○憲府申前啓不允又論河陽縣監崔泰厚頃任殿中時分臺各
倉輒索穀物倉吏莫不唾罵諸僚羞與同列請汰去從之○丁未太白見已地
是後屢見○王子延齡君痘患差後上下教命柳瑞加資未久守令除授○
禁府啓請前郡守尹滄前萬戶林震澤皆充軍以李萬枝犯越作變時不能檢

察之罪也○戊申以趙泰考為判尹權詹為應教宋成明為正言李世瑾為修
撰趙翼命為文學○吏曹以柳瑞年限已過不可除守令之意啓稟命特為除
授○己酉領相徐宗泰十二度呈辭左相金昌集十三度呈辭並遣承旨敦諭
○副校理洪致中上疏因天時陽生之會演大易剝復之義反覆陳戒仍論恬
嬉委靡法綱頽廢以為翟御移宮而騎省郎官終闕陪扈春宮動駕而都監衛
卒不滿數十軍律解弛一至於此訓局主兵之臣宜加嚴懲又論乾道日亢言
路杜塞以為諫臣之疏憲府之啓或言出後時辭不達意而建教劄批辭旨過
嚴幸因大臣之陳達特許批旨之收還深願痛加省察益恢聖量以來藥石之
言也又請閔鎮厚之收叙曰平日柄用之臣實有休戚之義以其任怨奉公之
誠推之決非出於縱肆之意當朝著乏人之時何可一向廢棄乎末言閔巷間
或言延初君痘患後有禁中送神之舉萬一近似於此者其為聖德之累何如
哉竊願益加明理之工俾絕邪陰之路也 上賜優批訓將命推考閔鎮厚事
則諭以所坐不輕而才過半年遽請收叙殊涉率爾也○庚戌藥房提調李願
命等分藥房提調崔錫恒請對啓以王子落茄纔過一旬熏染之氣似未爭盡
中宮殿還御請退以來月初六日 上初不從終許以初一日差退諸臣又

以為差退一日未足為愈 上終不許○因禮曹啓辭命延初君出閣以來正月二十五日定行是後禮曹又啓以出閣既已擇吉嘉禮廳依例復設諸事檢飭舉行從之○辛亥以柳鳳輝為吏曹參議時吏曹參議前望無故人甚多而一切掃去以鳳輝及崔昌大新通而又以鳳輝勇於黨論特為首擬物情大駭以李宜晚為修撰朴鳳齡陞為應教○義州府尹權傑上送皇曆賫咨譯官金萬喜賫來禮曹咨文其文槩以為朝鮮國王恪循儀度克殫忱悃國中事稍有關係者必奏明仰請定奪欽差人負倍加敬禮撫恤國人善於愛養用是嘉美貢獻屢加裁減但國小地隘年例貢物內白金一千兩紅豹皮一百四十二張永停貢獻又聞朝鮮國使公途館舍盡皆傾圮難以止宿着令各該地方作速修葺用副加惠遠人之意 上教曰今觀咨文謝恩使似當差送令廟堂稟處備邊司引癸酉年黃金綿紬蠲減時舊例請別送謝恩使仍令即速差出從之○壬子諫院論黃州牧使具志禎本無聲稱徒藉門蔭曾任公州貪縱不法至登於繡衣書啓除目之下聽聞俱駭請改差丹陽郡守尹志任素抱癘病不堪郡事到官三年民不見面吏緣為奸民受其害請罷職不允○義禁府罪人權嵩更推高援據道臣守令及前後文報縷縷自明禁府請令本道查啓從之前

縣監鄭道積亦以高捕賊時事拿問納供槩以為癸未年以監司閔鎮遠軍官
隨往主將密招分付曰長水縣監權高熟暗智異山賊情須馳往密問即馳進
密問則高曰此賊歲時必聚會窟穴趁此時往探則可無失捕之患及期而往
則高言今行可以必捕仍曰從某山某路作官行樣張傘疾馳則賊徒必不為
疑依其言甲申正朝馳入德裕山所謂賊徒見官行之過無不望見俄而二人
登高舉手揮之伏兵數十餘名突出盡縛賊徒其中二三名逃走使所率下人
沒數結縛並搜其贓物歸語高曰伏兵何人所送高曰此亦吾所定送者又曰
何若是詳知其隱伏處及道里地形乎答曰有一人投入賊中動靜無不詳知
問其人為誰即夫差夫業叔姪登高揮手者此人也歸以告主將其間曲折不
過如斯禁府啓請待郭基之拿問後稟處高所莅四邑人與知者及海堰事俱
未查到郭基之亦自西邑就拿未及納供而適值大赦並放釋○西部阿峴有
大虎足迹又有虎連日入人家咆哮逐村犬命三軍門搜捕未幾因中宮患
痘撤還○癸丑中宮殿頭疼體重之候有加藥房以患候有加請差退還御
之期上答以齟齬空闕決不可久留今此還御宜進而不宜退終不許○判
府事尹拯從縣道上辭疏優批不許○甲寅禁府啓目渭原前郡守李後悅斌

死極邊定配以清人作挈事端狼藉而私賂異類苟冀縲絏終不報聞其他所
供節節誣罔故也○十二月朔乙卯 中宮殿還御慶德宮 王世子如昌德
宮問安後仍陪還○丙辰司僕寺官負黠馬于畿內所率下人索賂於各牧場
牧子輩先受手記督迫甚急牧子輩典當家產陸續輸置于京中怨號遍於閭
里領相徐宗泰適聞之大駭令刑曹囚禁司僕下人及牧子之載錢入京者推
問取服南陽牧子手記五百兩水原手記則四百五十兩備局啓請書吏理馬
等嚴刑二次絕島定配錢物一一推還於牧子當該司僕正洪好人罷職 上
以為律止島配寧有此理不可不別操處斷更為議啓備局更請付之有司更
加嚴覈究得依法論斷許之未幾遇赦見放○丁巳 上侯自昨昏氣甚不平
初似瘧氣口淡水刺厭進及眩氣比昨有加內殿症候少無所減藥房入診以
內殿患候請提調直宿命姑觀今明為之○遣承旨放釋典獄輕囚○校理吳
命恒上疏以為朴鳳齡之拜銓郎繞過周年遽陞應教終涉太驟請命該曹還
寢 上令該曹稟處○堤川縣監李真儒上疏極陳京外文書磨勘時情債之
弊 上答以欲保吾民莫如先革此弊令廟堂講定節目以為痛懲之地○戊
午 中宮殿發痘命柳瑞入診藥房請每於柳瑞入診時慶恩府院君金柱臣

同為入侍許之○命設議藥廳于司饗院慶恩府院君亦入宿禁中命緊急公
事外勿入○己未領議政徐宗泰左議政金昌集皆出仕以內殿有痘患舉
朝起居故也○柳瑞入診中宮殿自此連入診痘色無毒氣淡而不紅潤顆根淺
薄不堅實議藥廳劑進補虛之劑○以議藥廳啓辭命依古規議藥廳三時問
安朝廷朝夕問安○辛酉議藥廳提調趙泰考幼子以痘死議藥廳以泰考病
重為辭啓請改差以李彥綱代之○戊辰中宮殿面部顆粒已盡收靨亦有
數處落痂者議藥廳啓請停藥○庚午月食○下教曰醫官柳瑞為先超授二
階用表欣喜之意○教曰邦慶非常詎無曠蕩之典禁府刑曹時囚中除綱常
職汚下教中初無職汚二字殺人強竊盜詛呪外雜犯死罪以下承旨即為馳
往一一放釋徒配罪人一併放送吏兵曹歲抄蕩滌諸道留獄一體為之事下
諭○又教曰閔鎮厚負犯不輕而適當無前大需合施寬大之典放其門黜仍
令該曹一體蕩滌○承旨李台佐馳往禁府典獄諸罪人一併放送而其中殺
子罪人河職汚罪人卞爾札變着女服罪人黃順中及權尚等罪名非常者合
十三人則以不可輕釋之意啓稟並命放送藥房入診以上候水刺殿進議
進開胃治痰之劑許之上曰朝者備忘中強盜不為舉論而其中亦不無良

辛卯

庚午八月廿五日

三一

民之橫罹者外方則道臣親查論啓京中則刑官詳覈稟處俾無橫罹之寃可也藥房提調李彥綱請殺獄滯囚者亦宜稟旨酌處上命詳考文案啓聞稟處彥綱又以京中殺獄可以酌處者一二事仰稟上命彥綱詳考文案稟處○辛未中宮殿面部已盡落茄命罷議藥廳議藥廳啓以廳號則當依聖教罷之而臣等不可遠退本院仍為留直此處上從之○禮曹以中宮痘患平復之慶請告廟陳賀頒教許之○判府事崔錫昂自城外陳疏還郊寓賜優批○壬申三月對馬島主平義方送書東萊府使請復行舊銀曰銀幣更改之後彼此不無弊端今有朝旨令照舊貿易仍送舊銀一萬七千兩使之吹鍊看品後急急行用倭人等又以為島主以元銀失利不貲為慮常往來陳弊于江戶故關白令元銀寶銀只行於國中而許以舊銀鑄送朝鮮府使李正臣以此馳啓備局啓請戊寅年六星變改後倭人又作寶字銀謂之八星下六星上而吹鍊看品不得售計今又不先通議有此復舊之請直為出送舊銀任意低昂誠可惡當初六星變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則復舊之請似不當防塞既許舊銀則新銀當一切廢絕俾無奸偽之端此一欸明白停當後載來八星銀精加吹鍊看審啓聞五月正臣又以載來銀吹鍊則或準八星或過之又以新銀更

不混出事已與丁寧相約之意啓聞備局又回啓以為倭人於銀貨前後變更曾不少慎不可只據渠輩私相語者而容易聽許宜令萊府答島主書以十餘年間變更銀貨至於三度舉措顛倒莫此為甚日後如或並行六星或混用寶字則當永絕通貨之路為之辭見復書而始許買賣為宜 上從之令萊府答島主書曰頃年貴州之請改舊銀珠無意義今又要復舊規復舊誠是也第懋遷貨物有國所重須有一定不易之規誠信得以相孚流行可期無滯而十數年間變易無常日後或以六星若寶字間出混用則此為不誠無信之歸茲事必先明白停當後可許賈人之交易望即的報使萊府傳給館倭館倭先以飛船報稟島主及飛船回以島主指呈書萊府要改其書中措語曰島主為慮貴國之弊屢次開陳於關白復通舊銀而貴國乃以不誠無信歸咎島主則島主之居間周旋反歸欺罔江戶之科豈敢以此書捧入江戶哉一向相持多有哀乞之辭九月正臣以此馳啓備陳倭人懇迫難於斥絕仍據追改書契之前例還上草藁請令稟處備局啓請推考正臣使任譯等更為傳給倭人等曰島主之周旋也不敢以本島失利為言每稱貴國嫌其品劣而今此書辭大相逕庭強令受去則是使島主重得罪於江戶有死而已更無所言縷縷哀乞正臣復

以此啓聞至是備局回啓以為倭人之請改措語殊極猥濫而觀其情狀則以
島主得罪為慮抵死不受抑其事勢或然所請八星銀許令通行仍以他日復
請變改則決不可聽許之意改撰書啓以送正臣更請從重推考訓導別差等
令拿致營門從重決棍 上從之前書啓中復舊誠是也下改以可不準許茲
依來示分付賈人使以八星舊貨交易通行而第愁遷貨物以下用前本而於
間出混用則下改以非但貨路之不通亦有歎於誠信之道惟在貴州持守明
約終始無替并宜諒之○癸酉掌令洪禹寧上疏論時事曰近來黨習日痼秉
銓權者益樹私黨媒清要者益峻論議用舍通塞一徇偏私試以銓司佐貳注
擬事言之政曹望次格例有定曾經通擬者有所坐見枳之外不得拔去前望
闖入新擬自是故規乃者佐貳之擬也既有曾經無故在京之人足備三望而
全不舉論粹出新望并與曾擬之人倒次備擬如許政規前者所無新通首擬
之人持論刻毒與向來扶植名義之論作為仇讎長銓之人不顧政格急先援
引以為黨助之地者已極可駭又曰大政當前郎官將未備負而時任郎官卽
也勅令陞遷使去其執筆之地及其人言藉藉之後乃有儒臣分疏繙縫之
舉良可笑也凡此數事自不免崇長黨議蔑棄政例之歸又曰鄭拭之疏稍可

見公議而因儒臣之通于政席必塞宿跡之擬且有外補之議李世瑾之筵奏專出於懷私蔑公而連擬清望無少持難是非之倒置用舍之乖舛此亦可見又論搃戎使金重器驕愎自用事多專擅北漢城臺作屋之說元無奏稟而假托聖教揚言於外且諉以軍器措備貸出備局嶺南所在綿布一百五十同付其私人轉貿倭館殖利巨萬而累年不償其所出入人莫知其歸於何處宜令備局一一驗考劃即徵捧摘發查治以正貪縱之罪也又論金淑臺言更發而晏然在任莫重閫寄宜有斯速處分也未論歲抄蕩滌中罪人極叔姪及李玄逸睦來善柳命天命賢李雲徵金元變沈季良李鳳徵李玄紀等決不可輕議宜寢成命以嚴懲討答曰銓司佐貳擬望之不循政格銓郎之無端陞擬鄭拭之欲為外補俱未穩當而崇長黨議等語過矣搃戎使目以貪縱固已過當作屋之說謂之聽瑩則可也謂之假托則大是情外金淑事令廟堂稟處疏末所陳得宜而亦不必一併還寢極叔姪及睦來善李玄逸李鳳徵蕩滌之命還收焉○右議政趙相愚上劄曰顧今邦國有慶獄門大開懽聲載路瑞雪連宵人心所在天意可知而一視覃恩姑且置限於徒配以上已卯大赦之時不待諸道放未放一併疏釋則一例前後宜無異同又言貧殘之戶逃故之額還穀身

布必有未收之類精加抄擇限當年特許蕩域則為惠莫大答曰禁府編配之類欲與大臣疏釋於榻前而秋曹編配之罪備忘中果有落漏者朝家恩典前後何異令攸司除全家徙邊及為奴外減死定配流配充軍勿揀赦前之類一併放釋蕩滌一欵亦合予意令廟堂稟處○甲戌憲府申前啓又論卞爾札黃順中李枝華金龍金菴同伊尹青山等情犯絕痛請還收放釋之命又論權尚罪名非常不可混置曠蕩之中請還收放釋之命又請還收金德遠李玄紀沈季良柳命天命賢等歲抄蕩滌之命答曰勿煩○吏曹參判尹趾仁以洪禹寧疏上對辨疏曰本曹參議之擬望臣實預聞捨舊擬而注新望考之前例亦多可據如臣無似亦嘗躡越前望而見擬參議又於參判之望猥被先通而後於新擬者累矣亦不可謂全無近例矣今乃以前古所無等語賈持太深有若創出無前之規者然抑急於構人不自檢其墜言耶 上下例批○判府事李奮到廣州聞 中宮痘患向平陳疏還歸乞遞諸兼任 上優批不許○執義李緯上疏略曰賞典赦令自是應行之事稱慶陳賀之後固當循例舉行而醫官超秩之命遽出於藥廳未罷之前赦書繼降圉圉一空忽忽汲汲若不能少遲頃刻者先儒言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今乃不問輕重一併疏釋雖快於一

時志喜而獨不念善人喑啞之戒乎 殿下明睿有餘沉潛不足其於涵養工夫未嘗着意用工故辭令施措之間率多失之太銳此病不除則發於心而害於政者烏可一二數哉又曰臣竊聞前後痘患時女巫出入宮掖祈禱之際靡費不貲士夫家法稍嚴則巫覡不敢入家內今以堂堂千乘之尊而乃使女巫闌入清禁閭巷賤庶妄相傳說或有如韓愈所謂天子大聖尚且尊信之云則傷風化害世道誠非細故仄聞今番送神又將如前日臣竊恐 殿下窮格之學有所未至其於物惟神好之當有當無不能心喻故知之而不之禁矣孔子以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至謂之吾末如之何况 殿下不徒不為悅繹反為遮掩而欲使人不知臣竊慨然也答以超資之命赦書之降出於志喜之意亦有已行之例爾言予所未解而第其陳戒切實疏末所陳亦好可不留心焉○乙亥藥房入診命自今日直宿本院○憲府申前啓又言日昨因大臣劄陳有刑曹減死定配流配充軍勿揀赦前之類放送之命減死以下罪人或罪犯殺獄事關綱常不問輕重混加赦宥則刑法無章處分輕遽請還收直為放釋之命待狀稟舉行不從○以 中宮殿痘患平復賞都提調李順命以下有差○彼國商船漂到泰安地命差官賈咨押送本國倭船亦漂到濟州命具書契押送

馬島○丙子近以開政連日牌招吏曹堂上皆不進是日判書李塾陳疏入啓
參判尹趾仁待命 上命參議有關之代問于大臣差出以李光佐為參議○
初藥房都提調李願命白 上請辛卯以上逃故未代定侵及隣族者明查蕩
滅副提調權尚游曰逃亡率多詐冒一併蕩滅則昨今年新逃者皆當在蕩滌
中既蠲身布則亦不可不代定良丁難得必倍於前此為可慮提調李彥綱亦
以為一併蕩滅殊無定限之意宜令廟堂稟啓 上令廟堂高確稟處備邊司
回啓以為諸般未收徒在虛簿本難追捧朝家雖因此蕩滅有所拍失而諸衙
門經用或可節縮支過此乃不常有之恩其在大體恐不當有所顧慮於些少
虛偽之參錯其間特降明旨諸路辛卯以上軍兵與奴婢逃故之隣族徵布者
悉令蕩滅分付諸道使之詳覈論報後舉行以良役變通後所得良丁限明秋
盡數代定而其後逃亡限十年之法則仍舊施行為當且自前朝家雖有蕩滅
之令已捧於民間者中間消失民不蒙惠而徒為奸蠹之利復有此弊則該邑
守令當為論罪請以此分付諸司諸道從之仍下教曰一面充補闕額一面侵
徵隣族決非王政之所忍為矧當陽春惠澤宜先辛卯以上諸道軍兵奴婢逃
故之隣族侵徵者一併明查蕩滅○丁丑吏曹參議李光佐牌不進罷職更命

大臣差出其代李大成為之翌日大成陳疏謂與參判尹趾仁有相避應遷
上命趾仁改差大成牌招蓋趾仁已呈辭受由故也○戊寅以內殿寢睡一
向安穩命藥房自今日輪直慶恩府院君金柱臣勿為直宿○掌令洪禹寧以
銓官儒臣等之疏斥引避○已卯夜月犯心大星○遣大臣以中宮痘患平
復告宗社上御崇政殿頒教受賀教文曰王若曰中闡違癘屬貽憂於臣
民上穹垂庥聿奏功於藥餌茲誠罕觀之慶可無播告之章念予寡躬嗣得良
佐宗廟之事與共宜受神禧家邦之治是資助宣王化蓋十年相成於儆戒故
一國咸戴其慈仁何意時沴之流行乃干禁掖之肅穆雖體孔聖慎疾之訓移
宮者頻奈自周末有疹以來無人或免矧盛壯有異稚歲其驚慮倍切中心幸
以浹旬之彌留霍然如期而良已天和旋復覺添暖於椒塗神彩轉清恍生明
於桂魄苟非陟降之默佑則何痊安之能邁記親經於吾身每存餘戒踵有喜
於儲嗣復申今休既百體漸以康強而一念益自勤儉鷄曉重報寧緩黼座之
朝蠶月將回佇備鞠衣之制風教由此丕著內外交修邦運驗其斯昌朝野共
忭爰薦牲醴於太室仍宣綸綍於廣庭喜溢神人豈但為齊體之重恩推區宇
蓋欲示同慶之情於戲乾坤之道並亨疵癘皆去雷雨之澤遍洽滌滌靡餘咨

爾衆聽體予至意故茲教示想宜知悉○以金東弼為持平金相元為文學權益寬為正言醫官柳瑞為陝川郡守後換授朔寧○禮曹請以中宮殿痘患平復之慶設別試命以庭試設行○庚辰左議政金昌集復呈初度辭單遣承旨敦諭右議政趙相愚初度呈辭賜不允批答至三○上將行禁府諸罪人疏決時領相徐宗泰亦欲陳劄引入政院以時任大臣不得入參啓稟遣史官於領相諭以從速入來宗泰承命入參殺子罪人河特命減死定配呂必重姜履相李廷師並放金春澤減死其餘移配減等者亦十餘人掌令申慶濟白曰吳始復八十篤老十年旃棘俾得歸死田里則聖德有光上以殊涉不當斥之 上從判府事李頤命言河所殺子標命罷繼○備邊司以良役變通事作為節目別單書入 上教以節目頗為詳備依此為之別單曰隣族侵徵之弊實由於諸般身役逃故闕額之未即代定蓋物故者則屍親例多拘於情債作紙之費不得成出立案以致仍徵其布逃亡者則虛實莫辨混以十年為限其偽逃而備給身布於族屬以待準限者固為絕痛而或有真逃不知去處者侵徵隣族雖是一年寬莫甚焉為今變通之道必須劃即成給物故立案各別明查逃亡實狀勿拘歲抄期限隨即代定然後庶可以救得此弊物故一款則屍

親之即為告官守令之即為親檢雖或有難行之端亦不可猝變舊制但當痛禁下吏索賂且除官捧作紙俾無如前奸弊而屍親或未即告官則使其同里任掌隨其物故登時馳告俾即檢驗逃亡者則亦令其里任馳告本官後頭頭人及三切隣等處查問捧招以憑後考越不馳告之任掌隨現重究偽逃偽故隨後現發則里任切隣等從重論罪或定本役至於老除之類實役年歲及或有逃故至於八九十歲而仍載軍案者亦為詳查代定尊位以下有司色掌及頭頭人等聚會商議從公論擇取無役有根者望報官家依例充定而或有容隱富民之子苟充無依之類者及假名偽充而自其里中備納番布者嚴察摘發從重處置若自本里頃報以為皆有屬處無他閑遊之人則其里民家幾戶男丁幾名使之無遺抄出各其名下懸錄役名憑考帳籍及各項所屬之案或漏籍或冒屬者姑舍本罪先充最苦之役闕額數多有難以次盡充則先從本官所屬以及各處所屬雖里任子枝亦且括出必充乃已而更無一分推移之勢然後始為移送傍里使之望呈一如本里又不能得則轉及次里又曰各里任掌必須擇差至於尊位在昔皆是有名稱兩班近以本官視同官任輒加侵責故無不厭避歸之於卑微之類由是而全無紀綱宜定上副尊位必以其里

之表著兩班為上尊位闕丁望報一事專委於副尊位以下而使上尊位檢察
申飭而已則必有所益果能通行此法則衆目所覩公論所在充定望報必不
敢公然容私代定者既出同里則孰肯為其偽逃偽故者而自當其役藉令本
里欺隱次及傍里則相猜發告亦其必至之勢隨其發告嚴加懲治則雖欲容
私於其間有不可得被定於偽逃偽故之代者既不欲自當其役則必當推現
其當身闕額漸至減少自無侵族之弊又曰近來國法解弛漏籍者多在常時
有難一一摘發若於里定之時計其家坐次第男丁名數而憑准帳籍則漏籍
者自露戶籍之法亦必不期嚴而自嚴矣又曰京外各項冒濫名目節中一
一詳指其一
名目而繁
不能記載一一刷出汰定軍役軍官旗牌官之屬亦為試射考講見落者汰定
依此定式分付列邑以廣其簽丁之路然後使之勿論新舊辛卯十二月以上
逃故各樣之頃限以壬辰八月無遺代定逃亡限十年代定之法明年正月以
後則自當依舊施行而徐觀里定法果有實效無偽逃之弊則限年一數更議
處之亦合事宜又曰各色名目之可以查定者使守令便宜行之以責成效而
亦有不可不明白定式使有所遵行者校生為先考講拔其尤者以充元額其
餘數仍使守令一年一講以補軍額而都事巡講舊例亦不當全廢每於覆審

之時以其元額之案抽柱試講以考勤慢其見落者亦使本官定役後以額外
取才陞補其代以額內外時存實數修正校案而各書院西齋生依丁亥定奪
大賢書院三十人賜額處二十人未賜額處十五人亦為並錄於校案末端又
曰各邑民戶與軍額或有多寡懸殊之處監司詳察形勢啓聞變通以其民少
而軍額多處叅酌移送於民多而軍額少處亦涉便宜又曰京外各衙門軍門
營門營將所屬各色不得直定明有禁令而猶踵前習以致良丁任意投入今
番查整之後必待本額有關方許新入而自本官報該衙門充定如或復有違
禁直定者本官一切勿施論報巡營啓聞又曰頒令之後闕額未充定一名至
二名守令解由拘碍三名至五名罷職六名以上拿問削職限內未及充定闕
額仍前侵徵隣族則守令亦為罷職解由拘碍此一欵亦令御史各別廉問里
定時任掌或容私苟充望報或稱以無閑丁推諉於他里而有所現發則副尊
位以下所任等刑推後無身役者降定其闕額偽逃偽故者自其本里代定則
被簽之人必有搜覓現告之舉二名現告者特為許頓其役當身自現者一切
免罪若發於代定者之口則治罪改定最苦之役○辛巳以權世恒為獻納朴
弼夢為檢閱○掌令申慶濟於疏決入侍時以本府前啓中金德遠等五人歲

抄蕩滌還收之論立異避嫌其略以為被論諸臣罪廢殆至卅年情實莫暴當此同慶之日均被恩澤亦聖世之義事而累牘請還未知其果出公心也持平鄭楷以此引避略曰金德遠諸人負犯至重臺閣爭執在所不已而右僚以沮格太甚等語詆斥臣身此果成說乎皆退待○領議政徐宗泰左議政金昌集上辭劄並賜優批遣史官諭之○右尹朴權以良役變通陳疏曰良役變通事臣亦預聞末議而第念其間或不無窒碍不可行者究其大體亦不免為姑息之歸一時之弊雖若可救數年之後必復如前恐無以副我 聖上釐革弊源之意也良役徵布行之既久為弊已極若欲不變其制而但救其弊則用力徒勤而難望其實效譬如屋宇頽圯棟撓樑傾雖使改瓦易榱撐柱塗墍風雨未萃立見其顛壓必須一番毀撤更新結構方可以奠居也今之更革之議有二焉一曰丁布二曰戶布判府事臣李順命所論丁布大意儘好而一丁當納之錢乃至一百二十文此固漢法而目今通用之錢比之英錢輕重不啻倍蓰則一丁所納其數似為過多而公私賤口長征軍卒宗親文武二品以上良賤婦女皆在應免之中所減者若是夥然則所捧者必不能充其經用之費也至於戶布之制則分等之際口數之多寡不能均齊誠有如大臣所論者而取考京

中今年帳籍則士夫家率下男女或至於一百三四十口之多此皆由於各居奴婢規避坊役合戶冒錄之致如此之類既不可以一戶施行又不可分作累戶誠有難處者矣以此言之則丁布與戶布俱有弊端原任大臣所謂口錢最勝者誠確論也漢家口錢之法男女俱賦役及婦人近於已甚而蓋以農桑之業俱可以生財機杼之工可敵耒耜之利故也夫以漢初寬大之政尚且行此者亦豈無所見而然哉今若以戶口錢為名凡有家戶者勿論男女自十六歲至五十五歲計口賦錢男出六十文女出三十文公私賤納貢與仰役者各減其半沿江沿海以米折錢木綿麻布隨產計捧有口者出賦無合戶不均之患所納者至少無漏籍規免之弊鰥寡孤獨篤疾廢疾十五歲以前五十六歲以後俱在蠲賦之科則一戶之內當免者必多而其所納之錢比之戶布丁布亦必減少矣今以京外戶口數大略計之則雖未的知其為幾何而較之一年需用似不至相懸且諸各司各衙門各軍門浮費濫用之數又復參酌裁省則庶可無不足之憂矣戶口錢既足為經用則收布之規自當革罷七八十萬納布之軍莫不歡欣鼓舞而白骨黃口徵族侵隣閑丁之難得吏胥之舞奸校生軍官汰定呼冤之類種種積弊可以脫然一洗矣就其收布軍七十餘萬人中抄

出驍健者必不下五十萬以此編作隊伍烟戶雜役一切勿侵春夏農作秋冬操鍊輪次上番以備宿衛不上番者使各道監兵水使分統無事則防守地方有事則領率勤王此乃唐朝府兵戍朝五衛之制而各道東伍牙兵公私賤老弱疲殘之類一併沙汰則中外軍制可以煥然一新矣此法之行小民無不喜悅而若夫大家巨室率奴婢之衆多者以至京鄉兩班庶孽中人還當無前之賦雖有不悅之心既知國家之意出於均役恤民則少有知識者必不至於怨咨而其中無賴之流設有胥勳之言顧其所納者不多想其為怨也不深且以國家一視之道言之賦於民也患其不均不當以民之貴賤有所厚薄也明矣唐之租庸調先儒稱其三代後良法所謂調者即家戶之役而未有貴賤區別之文宋臣蘇軾之疏曰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焉唐宋之世公卿之不蠲戶役可以推知况今中外許多以兩班為名者其可獨免一國男女所共出之戶賦而國家亦將憂其招怨不思所以均役之道耶答曰疏陳之事令廟堂商確稟處○命招大提學金鎮圭賜柑試士于泮宮賜居首趙文命第○壬午左議政金昌集再度呈辭傳曰安心調理此後至正月十四日並同○癸未修撰李宜晚處置諸臺洪禹寧則以核論政格語涉苟且為目鄭楷則以一併請寢殊

欠斟量為目而並請遞申慶濟則以不欲隨參亦有意見為目而請出任答曰
憲臣疏語大意固好今茲蕩滌雖出寬典還收之論臺體即然張皇引避意在
營護而處置立落殊甚乖當未可晚也洪禹寧鄭楷出任申慶濟遞差宜晚以
此陳疏徑出違牌罷職禹寧亦引避憲府處置遞之○甲申命藥房自今日罷
輪直○以趙泰考為吏曹判書盧世夏為掌令韓配周為承旨權詹為修撰柳
鳳輝為全羅觀察使李璽為判尹○通信使趙泰億等十一月二十日在江戶
馳啓曰臣等前月十八日到江戶二十一日行宴饗禮今月初一日行傳命禮
初三日張樂於內庭令臣等一行入觀仍設宴饗於正殿初七日別遣貴臣京
極大膳大夫源高義問慰致酒饌及茶至及下卒十一日臣等一行往辭國王
仍受國書國王親為傳授且陳別幅物件於別殿令臣等看審後出傳十二日
又遣侍從豐前守伊氏設餞宴曾前使行則傳命之日仍行宴饗回答國書則
使者來傳於館所今此三度接見內庭張樂親傳國書別致酒饌及前後累度
勞饗皆出於各別優待之意係是國王所新定儀節云但回答國書受出後即
為拆見則第六行感字之下犯我 中宗大王御諱且書面不為弦心封又無
所書裏紙上不封只雙書奉復朝鮮國王殿下書不書其國王姓名又不安寶

又不書謹封不但與我國書式相左且與壬戌年回答書封式不同故臣等即以此意言于馬島太守平義方使即稟改以來則初則曰臨文不諱又曰親盡不當諱書式則曰國王所新定凡奏達文字皆用此規今不可變改臣等再三貽書以為漢唐以後諱法甚嚴未嘗有以親盡而不諱我國此法尤截然無論世代久近公私文字並不得犯用况中宗大王是我百世不祧之廟尤不可謂之親盡以此縷縷爭執又力言書式之非禮使之必改則乃以國王教執政文字未示有曰國書體式今不可撓改犯諱事不惟不即許改又以為我國書中光紹之光字犯今王王父猷祖之諱乃曰彼國遠祖在我開國之前我實不知猷廟之朝以御名通于彼國者凡三則彼豈不知我所諱耶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倘欲使我諱其所諱必先避我之所諱而後可矣使臣等將此復書歸國復命後貴國書先為改送于馬州則我復書亦當改送又曰若終不欲齋去則已領之國書還于我國已奉之國書領回朝鮮待其國書之到我書亦當改之云臣等以為二名元無偏諱之禮雖以乙未信使時回答國書言之日光山之光字曾不諱避壬戌往復文書亦多用此字今何獨有此偏諱之舉耶累次詰問則答云曾前別無諱避之法近來漸尚禮節且今欲諱他國之

諱而不諱我國之諱事體未安不得不如此促定日期使臣等速還歸臣等以犯諱之復書既不可受去又不可空手歸國之意萬端爭詰則以為朝鮮國書先犯我諱所當先改朝鮮不改送之前決難先改臣等雖一向留滯決無回動之勢亦不可以事理相爭抑又思之朝家頃於不備二字講定時既許其所請則今茲所爭雖甚無謂彼既以犯諱請改則在我之道不容不改茲不得不具由馳啓急送飛船以待朝家處分臣等所當仍留此處以待我國書之改來然後改受復書而不但刻日督發其間事情有不可久留者且曰復書改本數日內使使者踵臣等出送我國書改來則所到處即當交授云云故臣等與之丁寧相約今日國王遣使者織田能守長福還傳我國書而留其別幅臣等祇受後亦留其別幅還其復書明日將自江戶離發而國書未交付之前雖渡馬州不敢為渡海歸國之計計飛船往來日子則臣等未到馬州之前似當逢着於中路乞令廟堂作速稟旨改送國書而彼此國書中只改犯諱一字無得變改他字外面書式亦依此國之例為之事並以文字相約國書中只改光字而依此國書式成送似合事宜故復書謄本累紙見樣一併上送臣等遭此意外之事回答書姑未改受使事淹滯一日為急國書改本周夜下送以為及時交

付之地幸甚狀啓入來領議政徐宗泰判府事李順命與兵曹判書崔錫恒刑曹判書李彥綱禮曹判書尹德駿右尹朴權即為請對宗泰曰通信使狀啓極可驚心御諱非他國之所能知使臣初不致責則固無妨既言之後宜即許改而至于遠代親盡為言言甚不遜又以國書中光字謂犯其所諱要我令改在前書契多用光字未嘗回避而今於對拒使臣之際始乃執言誠為無據至於書式乃久遠之規外面為弦心封書御諱而安寶彼書亦同此式而今其回書去弦心不踏印而不書姓名其受侮不少非如微細節目間事使臣之詰問宜矣狀啓中以為刻日督發故離江戶出來又以為約以當改書追送於使臣所到處待我國書改來與之交授又約以我國書亦從渠新式云泛論則我既責令改下犯諱字則彼之所諱我亦當許改且書式彼既改之我亦如之不至為貶屈而第與國聘書我則既從舊式而渠乃泐出新規爭執之後始令從渠新式國體大為損辱許改誠難矣然使臣必詳知事情而有此改送之請勢當許之矣順命曰我無制彼之氣刀每事曲從以至於此其貶辱如何犯諱之不知固無足恠而書式則簡慢甚矣曲既在彼所當勿許改送而終不能勝不得已後許之則不如即許之為愈且比前加禮則決不可從而今乃簡易似不必持

難錫恒等諸臣皆以為改送無妨。獨朴權曰：設或改式，當以此預相通議。而猝然擅改，極為無據。未知使臣緣何事，不能力爭也。御諱所書之書，既傳之後，還復持來，寧不為辱乎？事事如此，漸漸示弱，則前頭不知，又有何許事端？臣則不敢以改送為請矣。宗泰願命皆曰：朴權之言是矣。但倭是天地間別種，意計一定，絕罕改圖。前頭恐尤有難處矣。權曰：若令使臣據義嚴斥，則渠亦知曲在於己，或可回聽矣。上曰：今若據理爭辨，則渠或回聽。如朴權之言，苟不能然，轉至難處，則傷損國體，尤當如何？先字及書式並改送焉。仍令改寫付賚，咨官限使臣所到處，使之傳授。史臣曰：信使既出，疆傳命雖不幸而遭事變，我之所執既正，亦當反復力爭，期於回聽。而顧乃還賚已傳之國書，徑首歸路，馳啓請改辱國之罪，不可勝言。而筵席之上，惟恐改送之，或稽無敢言。及於論斥使臣者，惜哉！至如李願命，所謂書式比前加禮，則決不可從。今乃簡易，似不必持難者。尤未可曉，毋論加禮與簡，慢不先通議而擅改舊式，此固不可從矣。况彼書狃為加禮，而使我從之，則猶可諉以致敬。先出於彼矣。彼乃翔用簡規，而我書僅與之相同，是則彼先慢我，而我效之也。反不如改從加禮者，遠甚而願命之言如此，一何所見之謬也。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

(B)
732.55
4724
[v.22]
no.58
0230093

昭和七年二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二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2]
no.58